# 第四屆澳門文學作品

# 讀後感徵文比賽作品集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出版

書　　名：**第四屆澳門文學作品讀後感徵文比賽作品集**

主　　編：王國強　盧文輝

編　　輯：李星儒　劉凱欣

封面設計：陳琬琛

出　　版：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印　　刷：新文寶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2026 年 10 月初版

印製日期：2026 年 10 月

發行數量：300 本

定　　價：免費 / 非賣品

ISBN 978-99937-31-45-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徵文比賽主辦單位：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濠江中央獅子會

徵文比賽協辦單位：澳門日報　濠江中央青年獅子會

# 目　次

**大學組冠軍**

在此處，作遠方——讀《2018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有感 …… 雷　果　1

**大學組亞軍**

對重力的渴望：重讀鄧曉炯《浮城》有感 …… 黃永誠　6

**大學組季軍**

鏡中之人，刃上之愛 …… 裘家淇 13

**大學組優異獎**

愛情不稀奇，稀奇的是留下——讀《板樟堂的倒數聲》有感 …… 鮑建嵐 16

有一座城，讓我喜歡 …… 雷儲瑜 20

從「隱形」中突圍：在博彩巨影下澳門的多元未來

——讀《隱形澳門》有感 …… 黃任禾 23

我與澳門朝夕相處，如何作真自我？

——讀《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有感 …… 陳倩敏 29

被抑制的呼吸 …… 潘梓晴 33

歷史的偶然與必然——讀《刺客》（選自《浮城》）有感 …… 霍麟彰 36

**中學組冠軍**

《江湖》——讀懂了老師筆下的俠骨柔情 …… 洪梓殷 39

**中學組亞軍**

讀《九洲江夜話》有感 …… 梁守進 41

**中學組季軍**

與再見說再見——讀《揮手之後還會再見嗎》有感 …… 黃汶希 45

**中學組優異獎**

誰在看我？——從《上帝之眼》到每台智能手機 …… 張洛宏 48

讀《小心愛》有感 …… 黃振東 51

喧中之靜——讀《海棠花館信札》有感 …… 徐芷瀅 54

讀穆欣欣《小城大夢 – 寫給孩子們的澳門故事》有感 …… 王珈詠 56

在迷茫的年紀，抓住內心的光 …… 李楓淇 58

標點裏的人生 …… 黃致晧 60

**小學組冠軍**

誦詩繪城——讀《古詩詞中的澳門》懷感 …… 王靖皓 62

**小學組亞軍**

讀《小城 M 大調》有感：

在時光的留聲機裏，聽見澳門的兩種節奏 …… 黃樂曈 65

**小學組季軍**

《小城 M 大調》：寫給澳門老街的溫柔情書 …… 林賢斐 67

**小學組優異獎**

《迷魂》讀後感：在熟悉的街道上，看見不一樣的世界 …… 麥以欣 69

《神秘的包裹 4》教會我的事 …… 呂月詠 71

愛的模樣——讀《我和阿嫲的小故事》有感 …… 黃庭萱 73

《生日快樂》讀後感 …… 關灝盈 75

那片雀仔園，那份情 …… 江誠睿 77

超能力奇遇記 …… 謝宛桐 79

# 在此處，作遠方
## ——讀《2018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有感

**大學組冠軍**

澳門大學　雷果

澳門是孕育我的土地，但我卻難以稱之為「故鄉」。她之於我，更像一層貼身卻又透不過體溫的皮膚——生於斯，長於斯，卻始終與其心跳隔著一層。

讀《2018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的過程，如同一把利刃，輕輕挑開這層皮膚。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我在這座城市的浮光與塵埃之間梭巡，像一位不知歸期的漫遊者，不斷地彎腰拾起那些既親密又疏離的瞬間。我不停地穿梭於繁華的表象與日常的肌理之間，在心底種下既黏著又疏離的奇異羈絆。

我心中的澳門，由無數交錯糅合的倒影構成。在十多年的時光裡，每日放學都途經葡京酒店，穿過亞馬喇前地廣場前洶湧的人潮，目睹賭客、遊客與工人如季節性魚群般遷徙。在霓虹燈與手機閃光燈編織的刺目光網中，這一切匯成了一條沒有盡頭、方向莫辨的慾望之河。我背著書包躋身其中，身影單薄，竟彷彿看見了《2018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

裡那位舊葡京門前的三輪車夫阿松。

昔年那舊葡京門前的交通工具已淪為靜默的展品。而我們的足跡曾重疊於同一塊地磚，駐足於同一片喧嘩投下的陰影裡。他為了生計洞悉人間百態，我則在成長中細看世界。他是謀生的觀察者，而我是求存的旁觀者——我們都是華臺高築下的靜觀者，被洪流裹挾，同時在內心壘砌那道透明的圍牆。

然而，阿松之於我，遠不止於一個蒼白的，代表觀察的符號。

讀到他父親的故事——那位身患骨癌、皮肉潰爛卻仍拖腿扶客的老車夫——我觸及到這座城市終年的濕熱空氣中一種更為深重的悶窒。阿松說：「麻木比癌細胞擴散得更快。」這「麻木」何嘗只是一種個體的忍耐？它瀰漫在這座城市的骨髓裡，彷彿一種靜默的流行病，潛行於璀璨燈火之下。它不僅侵蝕骨肉，更滲透關係。在我的生命中，親密關係也常如一場漫長的炎症，激烈的爭吵是急性發作，而後是漫長的組織增生與粘連——痛楚沉積，最終鈣化為一層名為「習慣」的硬殼。我們背著這硬殼繼續生活，在情感的廢墟上，進行日常的演習，如同老車夫用變形的關節，演練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澳門的繁華教人追逐感官的極致震盪，卻也無聲地傳授著一種技藝：如何將巨大的痛楚，摺疊進日復一日的、平整的麻木裡，攜帶著它，如影隨形地生活。

這本文選終究替我說出了許多說不出口的話語。那些字句中流露出的現實掙扎與近乎禪定的接受，心靈的劇烈反抗、滿月之弓一般緊繃的理智，以及只能以荒誕的精神勝利法來消解的苦厄……尤其是在賭博陰影下「家庭破裂、母子分離」的敘事，讓我長久以來的隱約感受驟然獲得了血肉之痛的形狀。我才驚覺：澳門的浮華從未真正落地，而是如明

月高懸；巨幅廣告牌映著虛幻的金輝，卻照不亮尋常人家灶臺上經年的油垢與塵埃。

身邊在娛樂場工作的長輩，將那座「銷金窩」視為工時顛倒的生計；裡面的錦衣玉食、聲色犬馬，不過是他們下班後如釋重負般脫下的戲服。我慶幸賭博的危害並未直接侵襲我的家庭，但卻無法遺忘某個尋常的午後——天窗傳來一聲沉悶的墜響，隨後消防員急促地拍門，詢問：「請問家裡有沒有少人？」

那聲響如一根冰錐，刺入我混沌的腦海。所謂「繁榮」與「生活」從來就不是一體。繁華在天上虛懸，生活卻在地上踽踽獨行；兩者從未交匯，只是垂首並行於同一座城市。

這種平行的漠然，造就了無數「心碎與盼望夾縫中的悲哀」。這不僅是阿松父親臨終對離家妻子呢喃，也不僅是才華橫溢者終生求不得至親認可的缺憾。它是一種更廣泛的存在。在我的記憶裡，政治動盪將祖輩連根拔起，流離至苦寒的遠方。創傷塑造了他們偏執的性情，也讓親緣稀薄如紙。我的家人，拖著名為道德感的鎖鏈，一生都在填補那份永遠填不滿的、來自父母的期待之壑。而我自己，在與家人漫長的角力中，也時常被這種夾縫中的悲哀所擒獲——既因傷害而心碎，又因血緣而存著一絲近乎絕望的牽掛。

澳門本身，又何嘗不是在這般的夾縫中？在對輝煌的盼望與對現實的失望之間，搖擺不定。

塵埃落定，窗外港珠澳大橋上依舊車流如織。

我想起從前每個清晨，從八角亭走向學校的那七分鐘。那段路雖短暫卻珍貴，像是一條周而復始的朝聖之路，但又終將戛然而止。這座城

市教會我的，是在流動中學會靜止，在喧囂中練習沉默。然而，有些「痛」是無法被沉默消化殆盡的。正如阿松所感：「為了不痛，就必須遠離，除了像這下雨天，一個人閒起來的時候，才會像風濕一樣提醒你痛的永恆存在。」我對這「風濕」的比喻感同身受。對澳門這份複雜的愁緒，對家庭關係的無力，便是我的「精神風濕」。平日忙於生活，它隱匿不見；一旦心緒閒靜，或遇上情感的低氣壓，關節處便開始隱隱作痛，提醒我那已是生命結構一部分的、深植的病灶。逃離，或許只是一劑短暫的止痛針。

那麼，我與那些匆匆過客有何不同？或許只在於：我從不奢求那鏡花水月屬於自己。每日途經路氹大道，目睹那極盡奢華的人間盛景，我反而感到一種奇異的清醒——她讓我見過虛妄，因而敢於觸碰真實；它令我熟悉浮誇，卻更加珍惜樸素。這片土地塑造了我，但我卻始終想要逃離。像所有厭倦都市的人一樣，我曾拼命遠行，登上雅隆冰川，在稀薄的空氣中艱難地喘息。然而，當鐵鳥被漫天風沙捲起、機艙震顫的瞬間，恐懼攥緊心臟，我嗅到的卻是澳門海風那鹹腥濕潤的氣息。原來，我從未真的離開。

這無從逃離的牽引，迫使我去思考阿松那位同母異父兄弟的問題：「你踏三輪車這麼久，到底有沒有真正想去的地方？」這問題如禪宗公案，擊中了所有漫遊者的核心。我逃離澳門，是為了去往某個「真正想去的地方」嗎？還是僅僅在逃離「此地」？我的書寫，我的觀察，是向著某個目的地前行，還是只是一場漫無目的的「梭巡」？或許，真正的「遠方」從來不在物理距離之外，而在於內心能否與「此地」達成真正的和解。澳門不是我想去的終點，卻成了我思考的起點。

人生有幾個二十年？光陰層層沉積於此，我再也分不清是紮根還是困守。

這種困守感，在阿松關於「房子」的議論中得到了最尖銳的呼應。他說：「一個人上無高堂，中無妻房，下無兒女，要房子幹甚麼？」「怎麼說房子都不過是四面牆的監牢就是了！」我望著窗外東方明珠區不斷拔地而起、遮天蔽日的摩天大廈，感到一陣深切的窒息。多少人的一生，在這座以博彩堆砌繁華的城市裡，奮鬥的終極目標竟是換取一個鑲嵌在垂直森林中的、名為「家」的狹小容器？這與阿松那輛風雨中可以蜷身其中的三輪車廂，何者更為溫暖？何者更像囚籠？當買房從「築巢」異化為「貼錢買難受」的社會執念時，我們與這座城市的關係，是否也從「棲居」淪為了另一種形式的「困守」？這份清醒的認知，讓我既無法全心擁抱那種世俗的奮鬥夢，也無法真正灑脫地如阿松般「無產」，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邊緣人」。

《2018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沒有給我答案，它只是遞給我一面鏡子，讓我看到自己二十年來的梭巡軌跡——那些無數次靠近又退後的步伐，那些清醒而帶痛的觀察，原來已是這座城市用光陰與記憶深種心底的龐大根系。我不再詢問是否已經「融入」，也不再執著於「故鄉」的名份。當我學會靜下心來，通過書寫來撫摸這座城的傷痕與皺褶，凝視並見證其喧囂下的荒蕪與寂靜時，我們之間已達成某種誠實的和解：不必貼近，卻已懂得；不必擁有，早已鐫刻。

她是我鏡中的倒影，也是我窗外的現實；是我逃離的起點，亦是我所有追問與回望的遠方。在虛實之間，植入心底的根系無聲蔓延，讓我與這片土地在痛與悟中，默然共生。

# 對重力的渴望：重讀鄧曉炯《浮城》有感

大學組亞軍

澳門大學　黃永誠

再一次翻開鄧曉炯的《浮城》，窗外正是一片霓虹閃爍的迷離夜色，這種閱讀氛圍讓書中那座被「反重力引擎」連根拔起、漂浮在雲端的城市，顯得既荒誕又無比寫實。多年前初讀此書，或許還會被那種魔幻現實主義的奇想所吸引，為作者筆下天馬行空的設定嘖嘖稱奇，只當是一場充滿想像力的文學漫遊，未曾深究文字背後藏著的沉重與悲憫。但在經歷了全球大流行、博彩業深度調整以及城市空間劇烈變遷的今天，再讀這本薄薄的小說，心境早已截然不同——它不再是單純的科幻敘事，更像是一則關於澳門命運的殘酷預言，一封遲到了但依然滾燙的城市病理報告，字字句句都戳中了當下澳門的生存困境與精神焦慮。

小說中，城市為了追求更純粹的景觀與更直接的利益，毅然選擇切斷與大地的物理聯繫，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具暴力美學的隱喻，它直指澳門長期以來在地緣政治與經濟結構上的「懸浮狀態」，看似根基穩固，實則毫無依託。就像現實裡的我們，雖然雙腳踩在填海得來的堅實土地上，但心裡卻始終清楚，支撐這座城市運轉的並非本地扎實的實業根基，而是一種高度依賴外部流動性的資本邏輯，這種邏輯就像那台反重力引

擎，看似帶著城市向上攀升，實則悄悄抽走了城市的底氣，讓我們始終活在一種「懸浮」的不安之中。

這種「懸浮感」在疫情後時代變得尤為尖銳，也讓我對小說中城市漂浮的設定有了更為真切的體悟。當年疫情來襲，遊客潮水般退去，當博彩稅收的引擎一度熄火，當曾經喧囂的街道變得冷清，我們才驚覺這座城市的根基是如此脆弱，仿佛隨時會像小說中的浮城一樣，因為失去動力而面臨墜落的恐慌。曾經覺得書中的描寫太過誇張，太過科幻，如今卻發現，那些荒誕的敘事早已成為我們日常焦慮的具象化，我們恐懼被邊緣化，恐懼在全球化的版圖中失去自己的位置，於是拼命製造熱點，拼命堆砌景觀，拼命追趕所謂的「發展潮流」，試圖用虛假的繁榮掩蓋內心的空虛與不安。可我們越是這樣盲目追求「上升」，就越像是在一步步交出自己雙腳著地的權利，越難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存座標。小說開篇那種將城市剝離地表的設定，如今讀來更像是一句沉重的質問，拋給每一個澳門人：如果剝離了那些虛幻的繁榮指標，如果切斷了那條輸送金錢與欲望的臍帶，我們究竟是誰？我們賴以生存的根基又在哪裡？這種焦慮，像一根細密的刺，深深紮在每一個試圖在變動時代尋找安身立命之所的人心中，揮之不去，也讓我們在喧囂之餘，不得不停下腳步，重新審視這座城市的命運，審視自己的內心。

順著這種深入骨髓的焦慮，將目光投向城市內部，我漸漸發現，《浮城》所描繪的，從來都不是一座虛構的科幻之城，而是我們當下身處的真實世界——一個徹底「景觀化」的世界。小說裡的統治者，一心想要將城市打造成一個完美的展示品，一個沒有瑕疵、只有歡愉的樂園，他們抹去所有不和諧的痕跡，壓抑所有真實的聲音，只為了呈現出一種虛

假的繁榮與和諧。這與我們現實中身處的環境，形成了令人戰慄的互文，讓人讀來不寒而慄。走在路氹金光大道，那些複製的威尼斯運河、巴黎鐵塔與倫敦鐘樓，錯落有致地排列在眼前，構成了一種法國哲學家布希亞筆下的「超真實」——這些擬像比真實更完美，比真實更具吸引力，卻也因為太過完美而顯得蒼白空洞，失去了最本真的生命力。就像小說中所寫的那樣，為了維持這種完美的景觀，真實的生活必須讓位，那些混亂但充滿生機的市井氣息，那些承載著居民記憶的老舊街區，都被視為需要清除的雜質，被一點點抹去、吞噬。

這不正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日常嗎？當舊區重整的推土機轟鳴作響，當承載著幾代人記憶的老店因為付不起高昂的租金，或是為了配合城市規劃而無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藥妝店、手信街，是冰冷的高樓大廈，我們實際上正在目睹真實的澳門被一步步掏空、異化。城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攝影棚，一個供人打卡、消費的景觀容器，而我們這些居民，則在不知不覺中淪為了免費的臨時演員，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情感、我們的記憶，都變成了被觀看、被消費的背景板。小說中人物對於這種異化的掙扎與反抗，讓我深刻意識到，所謂的「國際化」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如果不以尊重本地居民的生活肌理、保護本地的文化記憶為前提，那麼城市越繁華，我們與它的心理距離就越遙遠，我們內心的歸屬感就越稀薄。這種疏離感並非來自物理空間的隔閡，而是源於一種更深層的被剝奪感——我們依然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卻感覺家園正在變成一個陌生的異鄉，我們熟悉的一切都在消失，我們再也找不到曾經的煙火氣，找不到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而這種對記憶的剝奪，對歷史的遺忘，更讓我們陷入了一種集體性的「失語症」，老一代的聲音

逐漸凋零，他們口中的澳門故事無人傾聽、無人記錄；新一代在碎片化的資訊餵養下長大，對於「澳門」的理解，往往被簡化為幾個旅遊宣傳片中的關鍵字，被局限在博彩、旅遊的標籤裡。歷史變成了博物館裡冰冷的展品，而不是流淌在街道與社區中的活水，不是融入我們血脈中的記憶。小說裡的抗爭之所以顯得如此悲壯，正是因為他們對抗的不僅僅是強權，更是人們日益麻木的遺忘本能，是那種對自身歷史、自身文化的漠視與拋棄。當「保育」變成了一種形式主義的口號，當我們只保留了建築的立面，卻抽空了內部的靈魂與記憶，我們實際上是在配合著完成一場對歷史的謀殺，是在親手毀掉自己的精神根基。《浮城》用這種殘酷的敘事警示我們，如果失去了講述自己故事的能力，如果我們只能用別人的語言來定義自己的過去，那麼無論這座城市飛得多高，它在本質上都只是一具沒有靈魂的空殼，一座隨時會崩塌的浮城。

在這樣一個失重的城市裡，「人」的處境變得前所未有的尷尬與艱難，而主人公安東那種混血的、邊緣的、不斷尋找歸屬感的狀態，恰恰是當代澳門人精神面貌的極致寫照。過去我們談論身分認同，往往聚焦於土生葡人這一特定群體，覺得那是他們獨有的困惑與掙扎，但在區域融合加速、大灣區一體化的今天，安東的困惑與掙扎，已經具有了更普世的社會學意義，戳中了每一個澳門人的內心。我們都被拋擲到了一個巨大的流動性之中：人流、物流、資金流的高速運轉，沖刷著原本清晰的文化邊界、身份邊界，讓我們在時代的洪流中，不斷迷失自己、懷疑自己。我們是否正在經歷一種身分的「液態化」？小說用細膩的筆觸，暗示了一種危險的趨勢：當身分不再由土地、血緣和文化積澱來定義，而是完全取決於經濟功能和利用價值時，人就成了可以隨時被替換的零

件，失去了自己的主體性，失去了自己的價值與尊嚴。在現實中，面對外地僱員的流入、新移民的增加以及本地人才的外流，「澳門人」這個概念的內涵正在發生劇烈的重構，我們開始困惑：到底什麼是澳門人？澳門人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我們該如何在時代的變遷中，守住自己的身份與尊嚴？

這並不是要排斥開放，畢竟澳門的基因就是流動與包容，開放與融合是澳門發展的必然趨勢，但關鍵在於我們是否在流動中守住了自己的主體性，是否在融合中保留了自己的獨特性。讀《浮城》讓我明白，身分認同不是一張靜止的身分證，不是一個固定的標籤，而是一個動態的、需要不斷確認、不斷堅守的過程。我們需要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保持獨特制度文化」的張力中，找到那個不卑不亢的平衡點，找到屬於自己的發展路徑。如果我們自己都說不清什麼是澳門人的核心價值，看不清自己的歷史與未來，那麼在未來的洪流中，我們注定只能隨波逐流，只能被時代所裹挾，最終失去自己的身份與靈魂。而小說最為冷峻、最具衝擊力的筆觸，更落在了對「技術」與「進步」神話的解構上，落在了對盲目發展主義的批判上。那台讓城市升空的「反重力引擎」，原本被視為文明的奇蹟、通向未來的鑰匙，是人們崇拜、追捧的對象，可最終，它卻成為了囚禁眾生的牢籠，成為了摧毀城市的元兇。這不僅是對現代性的辛辣諷刺，更是對澳門當下迷戀「基建驅動」、「智慧城市」等發展路徑的直接叩問，是對那種盲目追求「進步」、追求「增長」的發展主義陷阱的深刻警示。我們太容易陷入一種線性的發展觀，覺得只要路修得更寬、樓蓋得更高、輕軌線路更長，經濟指標更好看，我們的幸福感就會隨之而來，城市的發展就會越來越好。

然而，小說用災難性的後果，用冰冷的現實告訴我們：技術從來不是中性的，它是一把雙刃劍，當它服務於盲目的增長邏輯，服務於少數人的利益時，往往會以犧牲人的具體感知、犧牲環境、犧牲歷史記憶為代價，最終走向自己的反面。看看我們周圍，無休止的道路挖掘、延誤超支的公共工程、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間、逐漸消失的自然景觀，這些都是「發展」的一體兩面，是我們為盲目追求「進步」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小說中城市升空後引發的生態崩潰、社會動盪、人心渙散，都隱喻了我們在過度開發、盲目發展中付出的那些隱形成本——環境的惡化、生活節奏的失控、人際關係的疏離、文化記憶的喪失。在經濟急於復甦的當下，我們似乎更容易接受「不惜一切代價」的邏輯，更容易陷入發展的狂熱之中，卻忽略了發展的本質是什麼，忽略了我們發展的初衷是什麼。而《浮城》就像一個冷靜的旁觀者，在眾人的狂熱中潑下一盆冷水，提醒我們：如果城市的發展是以犧牲居民的當下幸福、犧牲文化記憶為代價，那麼這種繁榮就是不道德的，就是不可持續的，最終只會像小說中的浮城一樣，走向崩塌與毀滅。它迫使我們停下來思考，我們到底需要一座什麼樣的城市？我們需要的，是一座運轉高效但冰冷的機器，還是一個雖然不那麼完美、卻能讓靈魂棲息，能讓我們感受到溫暖、歸屬感的家園？

合上書本，夜色已深，窗外的霓虹依然閃爍，卻再也無法像從前那樣讓人沉迷，內心的激盪久久未能平息。鄧曉炯在《浮城》中展示了極致的絕望，描繪了一座城市的異化與崩塌，卻也在字裡行間埋下了微弱的希望火種——那就是對「落地」的渴望，對真實的追求，對人性的堅守。這種渴望不是復古，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的小漁村，不是拒絕發展、

拒絕進步，而是在看清了資本邏輯與技術神話的虛妄之後，重新建立與腳下這片土地的深層連結，重新找回屬於自己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重新堅守人的價值與尊嚴。對於當下的我們來說，已經沒有神奇的引擎可以帶我們逃離現實的引力，也沒有救世主會從天而降，真正的救贖，在於我們每個人對「此在」的承擔，對這片土地的熱愛與堅守。「落地」意味著在宏大的敘事之外，關注身邊具體而微的事物：去保護一棵古樹，去記錄一條老街的變遷，去關心弱勢群體的生存境況，去傾聽老一代的澳門故事，去發出屬於自己的真實聲音，去堅守自己的文化信仰與價值追求。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動，就像一個個重力錨點，是我們對抗「浮城」效應、對抗異化與遺忘的力量源泉。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失重年代，保持清醒的痛感，堅守內心的真實，遠比麻木的快樂、虛假的繁榮更重要。《浮城》不是一本教我們如何逃離的書，而是一本關於如何回歸的書——回歸真實，回歸人本，回歸對這座城市最深沉的責任與熱愛。唯有如此，這座城市才不會真正飛走，它將由無數個體堅實的腳步，牢牢地釘在歷史的大地之上，繼續書寫屬於我們自己的、無法被篡改的澳門傳奇，我們也才能在這片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內心的平靜與歸屬感，擺脫那種懸浮的焦慮，收穫真正的幸福與安寧。

# 鏡中之人，刃上之愛

**大學組季軍**

澳門大學　裘家淇

「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如此淒美的誓言，在虛幻的想像裡司空見慣；「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如此傷感的嘆息，在現實之中卻屢見不鮮。讀完《2018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中的《婚姻止損》後，只覺婚姻悲涼——一場由虛偽與謊言精美包裝的關係，究竟還能延續多久？

「婚姻，熬得住的看破了，熬不住的都離了。」倘若婚姻走到最後只剩兩種選擇——忍受，或離開——那麼最初攜手共度的意義，究竟何在？如果婚姻僅是一場權衡利弊的交易，如果真摯的付出注定被輕賤踐踏，如果早在愛情開始之初便已預見終將離散的結局，那麼「婚姻」是否還值得我們繼續嘔心瀝血地去嘗試，哪怕最後落得人財兩空的境地？

曾幾何時，我們不再相信「一生一世一雙人」的盟約，不再期待世間仍有生死相依、冷暖與共的夫妻。親友對新人的祝福，漸漸淪為疏遠而複雜的人際往來；曾經相愛的伴侶，在日復一日的消磨中，竟絞盡腦汁地思索如何從對方身上榨取最後一絲利益。每一句「我愛你」的背後，藏著多少未曾言明的算計？曾作為愛情結晶的孩子，竟成了關係破裂時

最大的受害者，淪為雙方博弈的籌碼。最終，在兩敗俱傷之際以分離收場，然後各自倉惶尋覓下一個可能供血的軀殼——不休止地開展另一場充滿算計的索取。

「我愛你。」親暱的低語裡，何時摻入了冷冽的刀鋒？

「我恨你」……卻彷彿印證了那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即便山無陵、水為竭，那份厭憎卻不會消散——這何嘗不是另一種扭曲的「天地可鑑，日月為證」？

所謂愛情，映照的或許正是人性最深處的陰暗與脆弱。日常的瑣碎、生活的重擔、工作的困頓，樁樁件件都可化為傷害彼此的藉口。我們朝著曾經最疼惜的人，吐出惡言、揮出拳頭，對著那雙熟悉卻又陌生的眼睛，肆意傾瀉所有不滿。常言道，夫妻相伴愈久，兩人愈像。神情、習慣，甚至不為人知的小動作，都在無聲中交融成共同的印記。看著對方的臉，握著對方的手，彷彿觸碰鏡中的自己。如此相似的兩個人，為何後來竟滋生出如此巨大的恨意？在向對方施加傷害的那一刻，我們想打壓的，究竟是眼前之人，還是那個不願面對的、承認脆弱的自己？

婚姻，是兩人共同的修行，更是無數人一生漫長的求而不得。年少時對愛情的想像，大多源自父母的相處模式。在愛中成長的孩子，懂得如何理解愛、表達愛；而在冷漠或爭執中長大的靈魂，往往終其一生困於父母遺留的感情牢籠，即使勉強走入婚姻，也難逃複製上一代的悲劇，最後只剩一片荒蕪。

在逐漸消逝的愛意裡，我們見證了太多遺憾。失敗的婚姻，讓孩子絕望，讓親友唏噓，讓旁觀者卻步，也讓當事者遍體鱗傷。婚姻從來不是一時激情的美好開端，也不是一場可隨時止損的精明投資。那些看似

留有退路的選擇，有時恰如懸於峭壁的一根舊繩，看似可依，實則鬆弛欲斷，稍有不慎，便是萬劫不復。

有心之人被辜負，無心之人遭摒棄。這般現實生活，令人嘆息真情愈薄，冷漠漸常。若我們徹底將愛意棄之如敝履，背棄年少時曾許下真摯誓言的自己，當人間最後一點溫暖的愛意褪盡，當愛徹底消失的那一天，那麼我們，還能稱自己為「人」嗎？

# 愛情不稀奇，稀奇的是留下
## ——讀《板樟堂的倒數聲》有感

大學組優異獎

澳門大學　鮑建嵐

選擇讀這本書，對我而言，成了一次美麗的意外。

說實話，我對愛情小說素來不感興趣。引用歌劇《卡門》的一句話，我一直覺得：「愛情不過是一種普通的玩意兒，一點也不稀奇。」或許，是因為得不到的葡萄總是酸的吧。然而，自從我把《板樟堂的倒數聲》塞進背包，帶著書去旅行，並在陌生城市的床頭打開它時，我開始發現，愛情竟也有其神奇和稀奇之處。

每晚回到酒店，我都戴上耳機，聽著中島美雪和陳慧嫻的歌曲，窗外的雪景如同失誤與原諒之間的空白，白得清澈，白得透亮。我孤身一人走進一個曾經令我不屑的國度。手指在書頁上橫著、豎著，漫不經心地劃過每一頁。每篇文章都不長，宛如一本日記，像是作者在街角的文具店隨手買到的筆記本，將每一段關係的感受隨意地寫在上面。而我和這本書之間的關係，就像在第一次約會的餐桌上，但這場約會卻是父母安排的，他對我毫無興趣，我對他也一無所知；就算他再怎樣努力解釋，

我都不打算開口。

「這位作者怎麼可以那麼花心，女友一個接一個？」這是我對這本書的第一印象。那時耳機裡正播著中島美雪的《離別之歌》，書中的那些女主角，彷彿正在輕吟低唱這首歌。聽不懂的人或許以為她們很快樂，但明白的人卻知道，她們連太陽的溫暖都感受不到，就像在冬天裡站得太久，連自己的影子都感到寒冷。作者的離別好像有人在下一個轉角為他準備好了一盞明燈，一次又一次地照亮他走進下一段幸福。或者，那些女主角也像作者一樣，只不過他再也沒有關心她們的去向。

每當我讀完一章，就會用最簡單的字詞來總結。有時是「愛」，有時是「謊言」，還有時是「等待」，但寫得最多的卻是「後悔」。我看見一個深夜不歸的男人在城市中游蕩，像一隻迷失的燕子，徬徨而迷茫。就像那首《給我一點多餘的愛就好》，表面上看似不在意，實則在月光下，作者的眼淚早已誠實地、不停地滑落，試圖喚回那些漸行漸遠的回憶。那些字句越讀越清澈，清澈得讓人無法假裝不痛；到最後，已經無法唱下去，只剩下慢慢淡去的敲擊與弦樂。

當我慢慢讀到與書同名的＜板樟堂的倒數聲＞時，我開始思考「倒數」這個意象：每年的活動都一樣，有人在關係裡倒數重逢，有人在道歉中倒數失效的期限，有人在親吻與沉默之間倒數一場誤會的爆發；無論怎樣計算，失去的就是失去了。零點之前，所有人都以為還來得及；零點之後，所有人都以為沒必要了，因爲「已經不在了」。

我開始懷疑，為什麼我一開始把愛情視為普通的玩意兒。或許，是因為我太害怕；或許，是因為我太遲緩。我在異國的雪夜裡，站在聖誕樹下，想象那些曾經手牽手、後來卻互相錯過的人。有些人在遊客的拍

照聲中掉了半句話，卻沒有人撿起；有些人在廟宇的煙霧中閉上了眼睛，許願時卻忘記了寫下名字。倒數的聲音雖小，但它一直存在，如同每個人最不願面對的真相。清晰，卻也殘酷。

我在書頁上做了小小的標記。某一段寫到一個女生在失去之後，每晚都會點亮一根薄荷沙龍香煙，放在煙灰缸旁，但煙灰缸又怎能留住那根煙呢？另一段則描述了一個男生在重逢之前，一直在回想他們的往事，但見面時卻不敢直視她的眼睛，最終只能在長街的對面，默默祝福她。有人在倒數，有人在倒帶，有人還在原地。讀到這裡，我突然覺得，愛情從來都不是戲劇裡的高潮，而是生活中的一種常態。我們之所以認為它不稀奇，只是因為我們不願承認，它多麼像呼吸。平凡，但不可或缺。

正如書中所說：「如果我早些回顧這一切，如果能早些知道自己有個幸福，那便好了。或者，找個人來告訴我吧。如果我早些發現，或許一切還可以補救。」

書讀到後半，我的耳機換上了陳慧嫻的《夜機》。當歌聲響起，房間仿佛瞬間變成了機場：曾經以為，許多事物會恆久不變，青山依舊翠綠，碧海仍然浩瀚。然而，變化早已悄然發生。有人選擇留下，有人選擇離開，同一隻手錶，可能連秒針也無法再對拍。歌詞中提到原諒，卻讓我聽見的是彼此未被理解的聲音；那些曾一起乘車卻最終下車的背影，讓我想起書中，前女友每逢節日都會送給作者的禮物。那些禮物，宛如落入水中的小石，泛起一圈圈漣漪；然而，當水面想要緊緊擁抱那顆石子時，它卻已沉入水底，並被後來的石頭層層掩埋。這些背影和書中的倒數聲，像鐘聲在我心裡敲擊，讓我把「後悔」這兩個字寫得更輕。至少在下一次，我不再假裝聽不見。

讀到最後一頁，我才明白，這或許不是一本關於「愛情」的書，而是一本關於「選擇」的書。每個角色都在倒數：倒數一段關係的結束，倒數一個決定的到來，倒數自己能忍受孤獨的時間。愛情只是背景，真正的主題，是在有限的時間裡，如何面對無限的後悔。我看見在廣場上走過的彼此，巷口停下的船隻，雨衣的扣子上失手的瞬間，杯邊的指印上沉默的痕跡。原來我們的一生，就是不斷把「來不及」換成「還可以」，把「還可以」換成「再等等」，最終把「再等等」換成「晚了」。

我合上這本書，窗外的雪還在下，橙黃的燈光被雪花切割成幾段。我忽然覺得這也是一種倒數：每一片雪花在落下之前，都經歷了漫長的旅程，最後才輕輕降落到我的窗台。也許，愛情真的不稀奇；真正不稀奇的是相遇，而稀奇的是在倒數聲後，仍然選擇留下。

第二天，我把這本書放進外套的口袋，走上了一段陌生的街道。當雪停住時，空氣冷得像最後的一封信，短促而直接，卻不再逃避。我收好耳機，走過馬路，在某個瞬間，我聽見心裡的鐘聲輕輕響起。這不是結束，而是新的開始，原來倒數到零，也可以是一種到達。原來我以為不稀奇的愛情，卻像那燦爛的星光，在最平凡的日子裡，靜靜地閃爍，亮了一下，又亮了一下。

# 有一座城，讓我喜歡……

**大學組優異獎**

澳門大學　雷儲瑜

我城我書，初看時只覺是一位市民對於城市發展的失意，而當回味起來時，只觸到那埋在心裏卻又藏不住的愛。這位小城的老友，確是愛著這座城的。

澳門的黃昏，總是有兩種光。一種是路氹金光大道上、永不熄滅的霓虹，那是被資本精密計算過的色澤，灼熱且奪目；另一種則是老街深處、那些從舊式士多店或獨立書店透出來的昏黃，微弱、散淡，卻有著一種讓人心安的溫存。

作者大概是喜歡後者的，對於老城與新城，一個是含蓄悠然的美人，另一個則是穿金戴銀的暴發戶。2005-2015 作者見證了澳門高速發展的時期，在令人眼花繚亂的迷蒙變遷中，她總在尋覓、抓住澳門不變的滋味。

新橋街坊社區空間、公共空間被擠佔，日益雜亂擁擠；在信息文化快速交流的時代，旅遊業的發展讓更多人看到了澳門的獨特，卻也在社交媒體漫天的熱帖下淪為網紅店的奴隸，城市個性化流失；《蘆兜粽》中更是從微小的事物觀城市發展對自然的破壞和對生活習慣的改變。她

寫小城的變遷，寫那些被浮華稀釋掉的恬靜與純粹，試圖去觸摸那些在推土機和支票本面前岌岌可危的人間煙火，字裏行間有一種「回不去故鄉」的悵惘。我們總不斷尋求在故鄉的那份「不變」，或許為了存放我們在外沉浮飄搖的心，但我們終究抓不住，那份「變」早已寫入曆史發展進程的必定中。大抵故鄉的存在，其實就是為了讓我們終有一日明了——「由此及彼並非難事，但若是想原路返回，則幾無可能。」

於是我們只能一遍遍回憶，回憶小城的事，小城的人，小城的風雨。

作者獨愛行走澳門，甚至花了好幾個篇章辯論城市中車與人的關系，對於這點我深感認同。對於一個城市，想要感受她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腳步丈量、親身感觸。剛來澳門上學的第一個學期，我最想念的不是親人朋友，而是故鄉北京。現代通訊技術讓我們可以隨時隨地通過語音和視頻和思念的人見面，緩解了人與人之間太多思念，然而對於一座城的思念卻顯得蒼白無力。我最喜北平的秋，哪怕是在北京生活的時候也十分珍惜每一場秋，每每細數著生命中已逝去的秋。澳門很好，四季常青，總是那麼生機盎然，然而是不是少了點情緒的起伏？北京的四季已刻進我的生物鐘，11 月的澳門依舊燥熱，躁得人心癢，媽媽發來北京秋景的相片，灰色地磚上鋪滿黃棕落葉，銀杏樹又滿了整條街。然而不真正出去走走，我感受不到踩在落葉上脆爽的嘎吱聲，感受不到進入鼻腔那獨屬首輪冷空氣的溫潤與冷冽，更無法感受到街坊中入秋後悄然慢下來的節奏。

很多時候我們愛一座城市，容易流於符號，但行走澳門，作者的愛是碎屑化的。作者走進街巷、市集、書店、甚至是車站和小店，在每處滿溢著煙火氣的角落品味城市滋味，聆聽各種人生故事。

卡爾維諾寫：「城市就像一塊海綿，吸汲著這些不斷湧流的記憶的潮水，並且隨之膨脹著。」作者的所見所想所念通過一篇篇手記，拼湊出小城滋味。從舊到新，與舊與新，從愛到愛。

我城我書，對於作者來說這座城是澳門，而對於我們來說這座城便是每個人心底的家鄉。這本書寫澳門，卻又不止寫澳門，寫的更是我們每個人對於家鄉的複雜情愫。人們對自己的家鄉總是最嚴格卻又最包容的。我們的成長連同故鄉的變化共同刻進我們的人生軌跡中，永不消逝。我們願意不斷回憶起故城的稚嫩與發展，就像這座城把我們的故事小心存放在城市的一隅又一隅。

於是最終人們發覺，我們對故鄉的情感不過就是最純粹的——「有一座城，讓我喜歡……」

# 從「隱形」中突圍：
# 在博彩巨影下澳門的多元未來
# ——讀《隱形澳門》有感

**大學組優異獎**

澳門大學　黃任禾

在翻開《隱形澳門》之前，我們眼中的澳門往往被金光大道的霓虹、奢華酒店的幕牆，以及博彩業屢創新高的數據所建構的「可見性」牢牢佔據。這套成功的宏大敘事早已深入人心：旅遊平臺上，澳門的標籤永遠是「東方拉斯維加斯」，推送內容非豪華酒店套餐即博彩攻略；新聞報道中，相關訊息幾乎都圍繞博彩稅收、入境遊客人數展開，仿佛這座城市的全部價值，都凝練在籌碼鋪滿的賭桌與驚人的經濟數據裡。我們習慣了這種單一敘事，甚至認為博彩業就是澳門的驕傲與根基，是其區別於其他城市的唯一標誌。

然而，李展鵬筆下的《隱形澳門》，卻如利刃般劃開這層華麗表皮，讓我們窺見城市肌理中被忽視、被邊緣化的真實——被奢華酒店群擠壓的舊城區，牆壁斑駁印記承載著澳門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卻

面臨拆遷改造；博彩繁華邊緣的小商戶，門店簡樸、生意蕭條，仍在堅守市井煙火；舊區老人習慣了慢節奏與街坊互助，卻不得不面對城市變遷的陌生與疏離，他們的生活與情感從未進入主流敘事。作為身處時代轉折點的大專學生，我生長在澳門經濟繁榮期，曾被這種宏大敘事影響，直到翻開此書，走進那些被忽略的「隱形空間」，才開始拷問澳門的發展邏輯：當博彩業成為城市絕對主宰，當所有資源、人才、政策都向其傾斜，我們失去的不僅是產業多樣性、城市記憶與市井溫暖，更是城市對未來的想像力與青年多元發展的可能。這本書的警示，在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動盪的背景下更為迫切，也讓我們不得不正視澳門發展的深層次問題。

《隱形澳門》對澳門空間與文化的細膩描寫，深刻折射出博彩業過度膨脹的殘酷現實——這種影響不僅是物理空間的擠壓，更有精神層面難以擺脫的「路徑依賴」，如同繩索束縛著城市發展。多年來，澳門深陷「依賴博彩謀增長」的怪圈：政府將大量土地用於建設奢華酒店、賭場與商場，承載歷史文化的舊城區長期缺乏資金政策支持，逐漸被遺忘；人才市場上，優秀青年紛紛投向薪資高、就業穩的博彩及周邊產業，文化創意、科技、金融等新興產業難引人才；政策層面，扶持資源也多向博彩業傾斜，新興產業面臨融資、審批、市場等多重困難。這種長期傾斜形成強大慣性，讓政府、企業與市民逐漸失去探索其他發展可能的勇氣，甚至排斥新興產業。我們習慣用博彩稅收衡量發展、用遊客數量判斷繁榮，忽視了城市發展的本質——滿足居民需求、實現產業共生、傳承文化根脈。這也導致澳門曾經豐富的社區文化逐漸消失：昔日傳統節日街坊同慶、溫暖和睦的氛圍，隨著舊社區拆遷、鄰里分散而不復存在，

傳統習俗也被年輕人遺忘。更令人憂慮的是，青年職業選擇被簡化為「入賭場」與「非入賭場」，許多青年的夢想與創新勇氣被虹吸效應磨滅，妥協於現實成為博彩經濟的「螺絲釘」，新興產業則因缺乏支持舉步維艱，形成「博彩越強、新興產業越弱」的惡性循環。

閱讀《隱形澳門》時，我時刻能感受到作者對澳門城市命運的憂慮，而這種憂慮，早已在過去幾年的現實中得到印證。新冠疫情、全球經濟低迷、國際形勢動盪，瞬間擊破了澳門單一產業結構的虛幻繁榮，讓我們親身體會到「雞蛋放進同一個籃子」的脆弱性，金光大道從車水馬龍變得冷清蕭條。那段時間，街頭隨處可見歇業商舖與「旺舖轉讓」告示，失業者徘徊街頭、眼神迷茫，這種反差讓每一位澳門居民都深刻感受到單一產業帶來的生存焦慮，也清醒認識到過度依賴博彩業的發展模式既危險又不可持續。但與龐大卻脆弱的博彩帝國相比，書中記錄的小人物與老店舖更具韌性：疫情期間，舊城區老商戶主動轉型，老餅家做線上銷售、老藥舖推養生套餐、雜貨店補充生活必需品，憑藉堅持與智慧艱難求生，為城市帶來溫暖。與此同時，一些有追求的澳門青年開始反思，主動放棄博彩業機會，投身文創、科技、跨境電商等新興產業，注入多元發展活力。這些案例讓我明白，真正的經濟安全，從來不是依賴單一產業的短期暴利，而是源於產業生態的多樣性與互補性，唯有多元協同，城市才能抵禦風險，居民才能獲得穩定幸福的生活。

讀罷《隱形澳門》，我才深刻理解：多元從來不是產業門類的簡單增加，更不是新興產業依附於博彩業，而是生活方式與文化價值的共生、經濟與文化的協同，是每一位居民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發展空間。澳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擁有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底蘊：中式

廟宇、牌坊與西式教堂、建築並存，傳統節日、美食與西方文化、藝術共生，這是其區別於周邊城市的最大資本。遺憾的是，這些寶貴的文化資產長期淪為博彩旅遊的「背景板」——大三巴成為打卡點，遊客匆匆拍照卻不關心其歷史文化；福隆新街淪為購物場所，市井氣息與傳統美食被忽視；傳統美食被過度商業化，失去本真味道。這種做法不僅浪費文化資源，更限制了產業想像力，讓新興產業難成特色。真正的多元發展，應將這些「隱形」文化力量推向台前：利用中西交融歷史發展深度體驗旅遊，設計「文化交融」、「市井體驗」等主題線路；利用舊城區肌理孵化文創產業，修繕老建築打造產業園，吸引青年創業者推出澳門特色文創產品；依託社群網絡發展社區經濟，鼓勵居民成立合作社、打造特色市集，讓文化價值轉化為經濟動力，讓多元發展有溫度、有靈魂。

作為身處時代轉折點的大專學生，《隱形澳門》的論述與案例讓我頗有代入感，也讓我清晰認識到澳門青年在多元轉型中的使命與責任。長久以來，澳門青年面臨尷尬抉擇：是順應主流進入博彩體系謀求穩定高薪，還是闖入新興產業追逐夢想？這一選擇不僅關乎個人前途，更決定澳門未來——青年是城市希望，是產業轉型的核心力量。《隱形澳門》雖未給出明確職業建議，卻通過邊緣人物的故事，揭示了另一種人生可能：舊城區堅守的老商戶、堅持創作的年輕人、無私奉獻的社區志願者，他們未被繁華誘惑、未被困難打擊，用堅持詮釋了夢想的力量，告訴我們人生不只安穩，更有無限可能。不可否認，博彩業的虹吸效應抑制了青年創業熱情，其高薪穩定對畢業青年吸引力巨大，而新興產業處於起步階段，面臨薪資低、不穩定、資金短缺等困難，加之家人質疑、社會不理解，讓許多青年望而卻步。我身邊許多同學填報志願時，優先選擇

博彩、酒店相關專業，而選擇設計、科技等新興產業相關專業的同學，常被質疑「不切實際」。有位設計專業的同學，夢想創辦文創工作室，卻因家人反對面臨重重阻力，但他仍堅持學習、參加競賽、積累經驗，不願成為博彩經濟的「螺絲釘」。事實上，澳門並非只有博彩業一條出路，隨著政府扶持力度加大、社會對多元發展認識提升，新興產業蘊含巨大潛力。我們青年應拒絕妥協，勇於打破思維定式，探索「隱形」領域、追逐夢想。未來的澳門，需要更多科技人才、藝術家、社會創業者，我們可憑專業能力貢獻力量：設計專業投身文創、科技專業推動創新、金融專業支持轉型、旅遊專業打造特色品牌。同時，我們可利用課餘時間參加實踐、志願服務與創業競賽，加強與各地青年交流，提升綜合素質。這本書讓我明白，選擇「少有人走的路」雖艱辛，卻是澳門擺脫單一化的必經之路，我們的每一次選擇與努力，都是在為城市未來投票，都是在為多元發展注入青春活力。

合上《隱形澳門》，我的心情沉重而充滿希冀。沉重在於，書中揭示的產業結構失衡、路徑依賴嚴重、文化被忽視等問題，是長期發展積累的結果——博彩業慣性深入人心，政府、企業與市民的思維難以短期改變；多元發展之路充滿挑戰，新興產業培育需要大量資金、人才與時間，被隱藏的問題與邊緣群體仍需我們正視解決。但我更充滿希冀，因為只要我們正視問題、打破單一模式、主動行動，改變就已發生。澳門不應被鎖死在賭桌之上，這座擁有四百多年中西文化底蘊的城市，有獨特魅力、勤勞堅韌的居民，有毗鄰內地的優越地理位置，這些都是多元發展的堅實基礎。經濟適度多元的本質，是一場城市尊嚴與生存權利的保衛戰，它要求我們打破對博彩業的盲目崇拜，客觀看待其作用與局限；

打破路徑依賴，勇於探索創新；打破單一敘事，關心邊緣群體、挖掘文化價值。這本書教會我用「複眼」看待澳門：在金碧輝煌之外，看見舊城區的市井煙火；在數據之上，看見居民的幸福安穩；在繁華旅遊之外，看見文化的傳承守護；在主流邏輯之外，看見「隱形」的力量與希望。真正的國際化都市，應是包容萬象的立體之城，既有奢華繁榮，也有溫暖樸實；既有現代時尚，也有歷史厚重。

過去，博彩業的巨影讓古老建築、傳統文化、質樸居民、新興產業成為「隱形者」，未來，我們要讓它們「顯影」，成為多元發展的核心力量。我們要保護活化舊城區建築、傳承創新傳統文化、關心呵護每一位居民、扶持發展新興產業，讓澳門實現「隱形」到「顯影」的轉變，讓多元取代單一、溫暖取代冰冷。當科技、文化、藝術與經濟平起平坐，當每一位青年都能在博彩業之外實現價值，當城市既能保持經濟活力、又能守住文化根脈，我們才能自豪地說，澳門終於走出了屬於自己的路，實現了從「隱形」中突圍。這是對《隱形澳門》最好的回應，也是我們這代青年的歷史責任。我們生逢其時、重任在肩，應以書為鏡、堅定信念，以夢為馬、勇毅前行，用智慧與汗水，共築澳門更加美好的未來。

# 我與澳門朝夕相處，如何作眞自我？
# ——讀《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有感

**大學組優異獎**

澳門大學　陳倩敏

「你覺得澳門文化是什麼？」在大學一年級的中國文化課上，教授這樣詢問同學們。

我對那些無法回答的同學感到遺憾，開始思索各種澳門文化的象徵——大三巴、葡式蛋撻等等。然而，隨著思緒的深入，我卻卡住了：大三巴是意大利人建造的，葡式蛋撻則是英國人帶來的，那麼，還有什麼真正屬於澳門的呢？

在《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一書中，作者以澳門各個賭場搶奪天際線的視角，探討了賭場對澳門人的影響，同時講述了澳門快速發展的歷史：賭場的興起。賭場為澳門人帶來了什麼？除了物價上升、每天都有的演唱會，以及大量遊客的湧入外，我發現賭場還成為了澳門的象征。這讓我想起之前與一位網友的聊天，他好奇地問我，是否所有澳門人都擅長賭博。那一刻，我既感到好笑又覺得無奈，因為澳門人的身份似乎真的有些模糊。

澳門人的身份認同變得朦朧，自我認知也顯得稀薄。這種文化症狀首先表現為身份認同的「空白焦慮」。四百多年的殖民歷史使葡式風情與中華底蘊交織，但同時也讓「澳門人」的定義變得模糊。殖民時期，澳葡政府的管理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使本土歷史與文化缺乏系統性的書寫；而回歸之後，面對宏大的國族敘述和強勢的香港文化影響，澳門人也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與香港人相比，澳門人長期在「被代表」與「被定義」的境地中掙扎，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並不鮮明。他們也缺乏內地民眾那種以集體認同為精神支柱的堅定行動力和強烈的集體榮譽感，彷彿成為了一群「無根過客」——澳門變成了一座流動的島嶼，人才如候鳥，過客似潮水。

這種身份認同的模糊與自我認知的稀薄，不僅反映在澳門人自身的精神層面，更外化為這座城市在外界視野中的特殊處境，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寫，澳門似乎變得「隱形」。當人們談論粵港澳大灣區時，香港的金融魅力和深圳的創新活力總能佔據話語的中心；而當提及「兩岸三地」時，大家對台灣的人文或香港的潮流有清晰的認知。然而，澳門，這座位於珠江口西側的小城，卻似乎被邊緣化了。事實上，澳門不僅在國際上隱形，真正的澳門也在逐漸被忽視。

不久前，一位來自內地的朋友到澳門旅遊，我帶他去下環街市吃飯。他驚訝地說：「澳門還有這麼舊的地方？」他的驚訝是可以理解的。他心目中的澳門，是旅遊海報上光彩奪目的酒店與賭場，是歷史課本中大三巴牌坊的側影，是手信街上永不停息的杏仁餅香氣。那些是「澳門」，卻是被精心包裝、用於展示的片段。而在下環，那裡的街道非常狹窄，昏暗的小巷中，抬頭便能看到一線天光。這才是未經濾鏡的、充滿生命

的澳門肌理——一種擁擠、潮濕和緩慢，但卻充滿韌性的市井生活。

朋友的問題背後，隱藏著一種認知錯位。當一座城市的形象簡化為幾張標誌性的圖像時，它最真實、最豐富的日常生活反而成為遊客眼中的「意外發現」。《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一書中提出「隱形的澳門」這一說法，恰如一柄鋒利的利劍，刺中了它長期被遮蔽的尷尬。這種「隱形」的狀態，早在百年前就已悄然形成。3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少於 70 萬的人口，澳門在粵港澳城市群中的體量如同滄海一粟。北邊是經濟重鎮珠海，東望國際都會香港，這兩個「巨人」的光芒將澳門的存在感壓縮至極致。它似乎永遠是粵港澳中的附屬，是兩岸三地語境下的模糊存在——人們記得香港的維多利亞港夜景，卻鮮少提及澳門的黑沙海灘；能對香港的特色如數家珍：香港電影、香港小說……卻對澳門的文化毫無了解。更重要的是，博彩業的畸形繁榮，為澳門貼上了難以撕去的單一標籤。當外界的認知被「賭城」二字緊緊束縛，澳門的多元底色便被徹底遮蔽：土生葡人的文化交融、嶺南文化的煙火氣息，以及百年傳教士留下的西式建築，都在「賭城」的強光下淪為隱形的背景。

放下書本，我開始進一步思考，究竟什麼才是屬於澳門的文化？

我想到了大三巴，那座屹立了四百年的石質面孔，由意大利耶穌會士設計，日本工匠參與，並由中國工匠建造，經歷了三次大火仍然屹立不搖。它真的算是「意大利的」嗎？不如說，它已成為澳門人靈魂的一部分，像是那傷痕累累但依然堅韌的存在。

我也想起了葡式蛋撻，這款經過英國人改良的甜點，它真的算是「英國的」嗎？不如說，它已融入了澳門的味覺記憶，成為鄉愁的具體象徵。

真正屬於澳門的文化，並不是孤立的本土產物，而是多元文化融合

的結果。今天的澳門正在努力擺脫「文化貧瘠」的標籤。《奧戈》、《堂口故事》等本土電影深入挖掘城市的歷史與人心的掙扎，讓澳門故事登上國際舞臺；《愛情在城》等劇集則通過愛情的脈絡勾勒澳門的社會文化特徵，讓本土情感找到了表達的出口；土生劇場的《熊到發燒》則用嬉笑怒罵的方式回應社會時事，將小眾澳門文化與大眾議題相結合；作家寂然等人的小說，以獨特的筆觸描繪了澳門的肌理與靈魂，填補了本土文學的空白。從影像到文字，從劇場到音樂，澳門的文化創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既扎根於多元交融的土壤，為澳門人的身份空白及其「隱形」之處添上了色彩。

這便是澳門的真自我。它讓外來的符號融入自己的肌理，將邊緣文化轉化為自身的特色；它用創作喚醒身份認同，用包容定義自我的坐標。與澳門這座小城的朝夕相處讓我明白，所謂真自我並不是執著於追問「我從哪裡來」，而是專注於探討「我該如何存在」。

填海造出的土地、茶餐廳裡并存的各色中西菜式、街角並立的教堂與廟宇，都是這種存在的具體答案。它從過去延伸到現在，不預設終點，在碰撞中調試，在融合中創新，於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完成對自我的不斷確認。

或許，這種確認本身就是一種完整的回答——關於如何做真自我的回答。至於它究竟呈現何種形狀，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事。

# 被抑制的呼吸

**大學組優異獎**

澳門科技大學　潘梓晴

「看人，只看到半張臉，也只讓別人看自己半張臉。 戴上口罩的今天如此，從來也如此。」

我們從何時突然就習慣了帶上面具或口罩去遮掩我們的真面目？或許是從二〇一九年的那個冬天，也或許是更久遠的從前。《半張臉》這個故事既是小說，亦是現實，是澳門甚至是全球的現實情況的真實寫照。作者以 2019 新冠病毒（COVID-19）作為整部作品的背景架構，講述了在疫情世界中，女醫生林思雨和電影導演王成明各自成為對方創作的主角，並且藉此來反映和思考社會中的人性表現。作者透過兩個視角把整個故事線飽滿地刻畫出來，讓讀者能夠從不同角度揭曉故事中埋下的伏筆。

「事實並不等同於真相。」在社會中面對形形色色的各種人，我們早已習慣不以真面目示人。戴著面具對外人已經是常態，有時候對著親人都真假參半，更甚有些人連自己都被這個被自己虛構和捏造的形象而導致迷失自我。小說中林思雨的眼中擁有一個童話一般的世界，她一直認為自己有一個恩愛的丈夫和一個投契的閨蜜。但實際上，她所以為的情況並不是真相，她身邊親近的人都把真實的自己隱藏起來。同樣，現

實中的我們亦無法確認自己所認知的事物是是否真實，就如同他人亦無法看透自己的本質。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不知是該慶幸還是悲哀，上天給了我們一個必須帶上實體面具——口罩的機會。但就是帶上了實際的面具，人類才會肆無忌憚地露出自己原本的真面目，同時也被人從裂縫中窺探到破綻。小說中，各種表面看似平靜的關係、各種穩定的狀態，都在疫情中變得支離破碎：妻子突然被車撞死、男朋友精神和肉體出軌、平日相處恩愛的丈夫偷情與自己關係親密的閨蜜等等的變數。無論平日看似再親厚的關係、再密切的存在，只要在全球性病毒等毀滅性的事物面前，但凡威脅到了人類個人的自身利益，那麼這段感情就經不起一星半點的考驗和推敲，並且人性的險惡也會從平日衣著光鮮的和善面孔裡鑽出來。雖然人間總會有真情，但往往是滄海一粟。謊言、懷疑、威脅、背叛充斥在社會當中，把人群淹沒。而後面對天災，人們就會把原本的面目露出來，即使當初隱瞞和偽裝得有多好。

人類自誕生以來，就在不斷地肆意掠奪和破壞。刀耕火種、森林砍伐、石油開採、破壞水源、污染空氣等等，人們掠奪與自己無關的生命和大自然，甚至是同類。人類一直以世界的唯一主宰者自居，甚至在同類社會中分尊卑貴賤和三六九等。但人類自身的命途，是否真的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故事中互相交叉的兩條線也僅僅是人際交往的縮影，現實中的我們何嘗又不是別人講述的故事中的一角呢。在客觀世界中，我們只是跟隨著時間的齒輪而轉動，而下一秒或許早已注定。

世間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上天還有一樣東西，會公平而無分貴賤地派給世人的，你說那會是甚麼呢？」意外和明天，我們總是不知道哪

一個會先降臨。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人類總是顯得無比渺小。而真正的災難是悄無聲色地降臨，卻也是聲勢浩大地宣告世人。就比如一夜之間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世界範圍內的死亡數位以意想不到的速度飛速上升，全球民眾人心惶惶。我想只有在災難面前，人類才會顯得絕對公平。

儘管現在人們大部分已經走出了新冠病毒的陰霾，努力地開啟新的生活，但疫情帶給我們的創傷和影響仍舊烙印在人們的心裡，久久無法磨滅。然而在這威脅生命的瞬間或許人們沒有大膽想過，疫情也許是在表面上給人類活動蒙上了一層灰暗的玻璃罩，但實質上是讓平日藏在和平與光鮮亮麗下的骯髒公諸於眾。人類社會經過多年的發展，當中的陰暗角落存在著許多不為人知的黑暗，早已變得腐敗不堪。「瘟疫在社區肆虐之前，是先在人性之內爆發的。」或許新冠疫情是地球一種自我清潔的方式，給原本變得浮躁、虛榮的人們，一個重新思考自身在地球上發展的方式和方向。又或許這只是這個星球無聲的吶喊。

我們在滿足自己貪婪的慾望的同時，也應該聽聽地球的聲音，看看這個被破壞得一塌糊塗的世界，想想大自然中被殃及的生命。這顆美麗的星球上清澈的藍天、絢爛的陽光、清幽的山澗、蔚藍的大海，一呼一吸都是賜予我們的寶物。

回顧小說，王成明是一個對金錢充滿慾望的導演，而林思雨則是一個住在象牙塔中的純潔公主，但兩人都被身邊親近和信任的人所背叛。「人，總要經歷變故之後，才懂得自己一直所擁有的原來並非理所當然地屬於自己。」人類或許應該把半焊在面上的虛偽面具拋去，不再欺騙、不再背叛，然後真誠地對待身邊的人事物。珍惜擁有的東西，尊重世間運轉的規則，築建明亮的心窗，「知世俗而不世俗」才是中庸之道。

# 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 ——讀《刺客》（選自《浮城》）有感

大學組優異獎

澳門大學　霍麟彰

近來，讀了鄧曉炯的《刺客》一文，頗有些感想。

小說開頭，便引用了茨威格的一段話，細品之下，竟有幾分歷史偶然性的意味——個人、民族、國家、人類的命運，皆系於某個選擇。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在此我不談亞馬留遇刺的歷史真相與細節，文學作品終究不是史學著作，不需要嚴謹的考證。但如果能引發讀者對過去歷史的思考，那就是很不錯的。

該小說的敘述視角與一般文學作品不同，以徐廣縉、亞馬留、沈志亮三人的視角展開敘述。或者往深處說，這三人的視角，則分別代表了清政府、葡方、澳門本土鄉民在那個時代的處境。

徐廣縉任兩廣總督，掌管洋務。和洋人打交道，絕非易事，稍有不慎，便是國家層面的外交失誤。老話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徐廣縉一到任，就採取鬥爭策略，讓英國人吃了個大虧。要是清政府真能上下一心對抗列強，還不至於淪落這種境地。可現實是什麼？量中華之物力，

結與國之歡心。「槍打出頭鳥」，你徐廣縉這麼威風，讓那些整日為著銀子和面子的官員怎麼自處？英國人吃虧，勢必不服，定要找回場子。更別提眼底下還有葡方蠶食澳門。恰好亞馬留遇刺，成了一根導火索，將清政府、英香港總督、葡澳門總督多年積壓的矛盾點燃。徐廣縉一下被推至風口浪尖，前有英葡鬧事，後有朝堂背刺，他終究步前輩後塵——明哲保身。這裏不得不感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官僚主義。

亞馬留身為葡澳門總督，只有一個任務：為葡萄牙帝國開疆擴土，擴充在澳門的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說，亞馬留和徐廣縉有些共通之處，他們都面臨官僚系統的阻力與制約。照亞馬留的話來說，議事會眼裏只有自己的利益，把帝國利益拋到大西洋裏去了！相比之下，亞馬留的顧慮比徐廣縉少，可以「橫」一點。反正馬上卸任，不用和議事會打交道了。只是天有不測風雲，亞馬留遇刺，葡方借此發難，希冀從清政府身上再割下塊肉來。

不論是總督們的傳奇也好，抑或是各方勢力在澳門的爾虞我詐，以往英雄式的歷史、宏大敘事的歷史，難以發出人民的聲音。鄧曉炯在文中用了一個絕妙的比喻——秋蟲。那個時代，澳門的本土鄉民不過是棋盤上的棋子罷了。徐廣縉揮揮手就拍死的「秋蟲」，亞馬留建功立業的工具。人民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只能在歷史洪流的裹挾下前進。他們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沈志亮一行人的行動。不過殺死某位總督，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嗎？顯然不行。沈志亮也抱著溝通的打算，然而事與願違。歷史細節難以復原。鄧曉炯對此作了藝術的處理：殺手不小心暴露出來。於是，溝通失敗，總督身死，一切都結束了。我們不禁要問：要是沈志亮成功和亞馬留溝通，歷史是否會改變？

我們重新回到序章。歷史是有偶然性的嗎？不錯，歷史上許多大事的發生，帶有偶然性的成分。如一戰導火線薩拉熱窩事件。同時，歷史也有其必然性。這裏講的是趨勢。清政府、英方、葡方為著利益而積壓的各種矛盾，終會不可避免地爆發。不一定非要讓沈志亮一行刺殺葡方總督，也可能是英方總督暗殺徐廣縉。因此，歷史的偶然性背後有必然性，而必然性又通過偶然性展現出來。兩者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這對矛盾又推動歷史匍匐前進。

以上是我的看法。

# 《江湖》
# ——讀懂了老師筆下的俠骨柔情

**中學組冠軍**

劳校中學　洪梓殷

平日在課堂上見到的甘遠來老師，總是溫文儒雅，握著粉筆的手寫下的都是詩詞歌賦。所以當我翻開老師這本《江湖》時，心裡不禁納悶：老師這樣一位讀書人，怎麼會寫那些刀光劍影、打打殺殺的故事？然而，讀著讀著，我彷彿又聽見了他在課室裡那熟悉的語調，才發現老師筆下的江湖，不是遙遠的武林小說，而是發生在我們腳下這片土地的真實故事。

書中寫到 1954 年新花園那場轟動全城的「吳陳比武」。在老師的筆桿下，這不再只是單純的拳腳勝負。他帶我們穿透了擂台上的熱鬧，看見了當年鏡湖醫院與同善堂為「石硤尾大火賑災」的急切。那場看似劍拔弩張的爭鬥，在澳門這座小城裡，最終化作了守望相助的善款。讀到這裡，我突然懂了老師的用意——他教會我們看歷史，不能只看表面的輸贏，要看見背後那份「以武行善」的仁心。這不正是老師平日在講台上常教導我們的道理嗎？真正的俠義，往往藏在對他人的關懷之中。

最讓我感動的，是書中描寫父子情的段落。看著文字，我腦海中浮

現出童年時的甘老師，被父親牽著手擠在人潮裡，聽著武林舊事的模樣。那時的他，是仰望父親的孩子；如今的他，是站在講台上引領我們的導師。他寫自己長大後沒有練武，而是進了報社「對著鉛字埋頭苦寫」，用筆桿延續心中的江湖。這讓我深有感觸：老師雖然沒有手持刀劍，但他手中的筆、他在課堂上傳授給我們的每一句鏗鏘之言，何嘗不是另一種俠客的風骨？

合上書本，我獨自走到學校旁的得勝馬路。腳下的青石板路依舊凹凸不平，這條路的名字叫「得勝」，是為了紀念幾百年前的一場勝仗。但想著書中那場比武的結局，我卻對「得勝」二字有了新的想法。

當年的比武，究竟誰贏了？書裡給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結局：不勝，不負，不和。

初讀這六個字，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既不是贏，也不是輸，甚至連打和都不是，那這場比武還有什麼意義？但站在這條得勝馬路上，看著兩旁靜默的老樹，我忽然懂了老師寫下這六個字的深意。

在世俗的眼光裡，凡事總要爭個高低，分個輸贏。但在澳門這個「江湖」裡，人情義理往往比勝負更重要。那場比武，沒有人為了擊倒對方而戰，因為他們的共同敵人是「災難」與「貧苦」。既然是為了行善，那麼個人的勝負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不勝，是因為不求壓倒別人的虛名；不負，是因為守住了扶危濟困的初心；不和，是因為那份熱血與原則從未妥協。

真正的「得勝」，不是戰勝對手，而是戰勝了冷漠，成全了善意。甘老師筆下的江湖，正是在這「不勝，不負，不和」的留白中，寫盡了澳門人最溫厚、最豁達的處世智慧。這，或許才是老師最想傳承給我們的一課。

# 讀《九洲江夜話》有感

中學組亞軍

培道中學　梁守進

合上《九洲江夜話》的那個凌晨，窗外的城市仍在沉睡，而我卻陷入深深的思索。我忽然很想問問父親——那個總在酒後憶起故鄉，卻從未帶我回去的男人——在他的記憶深處，是否也藏著一個「加丁」？

那本書，是在老書店角落偶然發現的。二零零七年晨輝出版的版本，封面已泛黃卷邊，透著歲月的痕跡。那時，我剛從南方小鎮搬到北方的都市，仿佛靈魂的一部分被硬生生地留在了千里之外的江河之畔。翻開書頁，油墨的氣息混雜著舊紙張的微酸，那味道，竟與童年老屋雨季時的氣息如此相似。

故事以尋找為序章。一位敘述者，沿著九洲江，追尋著一個名為「加丁」的身影。他是抗戰時期消失的地下工作者？是地方誌中被刻意抹去的名字？抑或，他只是老人口耳相傳中，那個總在深夜默默修補橋墩、重立被洪水衝垮的祠堂石碑的無名匠人？

我被一種莫名的熟悉感深深擊中。這哪裡是在尋找「加丁」？這分明是在探尋父親酒後的囈語，是在尋找外婆臨終前未竟的言語，是在追溯每年清明跪拜時，那些只知姓氏卻不知故事的先人。

父親的老家，也有一條江，名為榕江。童年時每次回去，他總會指著一處殘破的老碼頭，告訴我：「你太公當年就從這裡上船，遠赴南洋。」然而，太公的名字、他在南洋的經歷、歸來的時日以及葬身之地，父親總是搖頭：「亂世之中，能保住性命已是萬幸，何況名字？」

太公，不就是我們家族的「加丁」嗎？

書中的敘述者拜訪了一位百歲老人。老人耳背，卻對「加丁」二字異常敏感。「加丁啊……他幫我家修過屋瓦。」再問及詳情，老人渾濁的雙眼望向江面：「他像江上的霧，你看得見，卻抓不住。」那一刻，我潸然淚下。我想起外婆，她老年癡呆後，唯獨記得幼時逃難時，有人給過她半塊米餅。「那人高高瘦瘦，穿著草鞋。」她反復念叨，卻始終說不出那人是谁。那半塊米餅的恩情，如同懸在家族記憶中的半空，找不到歸宿。

小說中最令我動容的，並非某個驚心動魄的情節，而是一個充滿詩意的意象：江上夜行的船夫說，深夜行船時，有時會看見岸邊有一盞孤燈，燈下人影在修補著什麼。船近了，燈便熄滅，人影也消失在黑暗中。等船遠去，回頭望，那燈又在更遠的前方亮起。它像是永遠追不上的引路者，又像是江水本身眨著的、慈悲的眼睛。

這盞燈，照亮了整本書的暗夜，也照亮了我內心某個昏暗的角落。

我們這一代人，從小鎮到城市，從故土到異鄉，何嘗不是在追尋一盞引路的燈？我們讀大學、找工作，在陌生的城市紮根，努力說著標準的普通話，試圖抹去口音中的地理烙印。我們以為自己在向前奔跑，卻在無數個加班的深夜，被一種無根的虛空突然攫住。我們失去了祠堂裡的族譜，卻還未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書中有一處細節，敘述者最終找到一本民國時期的帳本，在泛黃的紙頁邊緣，發現一行小字：「臘月廿三，賒欠加丁修橋工錢貳圓，待付。」就這麼一句，再無下文。沒有加丁的住址，沒有他的模樣，只有一筆未結清的債務，懸在歷史的風中。

合上書，我鼓起勇氣給父親打了電話。不再是例行的問候，而是問他：「爸，榕江邊的老碼頭，具體在哪個位置？太公的墓碑上，除了姓氏，真的沒有其他字了嗎？」

父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我聽見打火機的聲音，他戒了三年的煙，大概又點上了。「在雙溪口，有兩棵老榕樹的地方。墓碑……我小時候好像見過有字，後來破四舊，被鑿掉了。」

「被誰鑿的？」

「不記得了。」他又沉默了片刻，「也許是我爺爺自己鑿的。」

自己鑿掉自己的名字。為了在風暴中保全家族最後一點火種，主動選擇成為歷史的「加丁」。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那盞江上孤燈——它不是為了被看清而亮，而是為了在黑暗中證明：光，曾經存在。

我開始明白，《九洲江夜話》所寫的，從來不是找到「加丁」，而是接受「尋找」本身，就是我們這代人精神的宿命。我們註定要在記憶的迷霧中打撈，在歷史的斷層處補白。那些找不到的「加丁」，那些被鑿去的名字，那些未說完的故事，恰恰構成了我們精神版圖上最真實的等高線——它標記的不是存在，而是缺失；不是擁有，而是嚮往。

我不再執著於為太公找回完整的名字。也許「加丁」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他永遠缺失，永遠在彼岸，永遠是我們需要卻找不到的影子。而這追尋的過程，這沿江而上的日日夜夜，這傾聽與記錄的姿態，本身

就成了我們對抗遺忘的方式。

就像此刻，我寫下這些文字。窗外，北方的天空開始泛白，又一個黎明悄然降臨。我知道，在千里之外的榕江邊，晨霧也會準時升起，漫過那兩棵老榕樹，漫過殘破的碼頭，漫過墓碑上被鑿去的字痕。

而我，我們每一個在時代江流中遷徙的人，都成了自己生命史裡的「加丁」——在離散處修補記憶，在斷裂處重述故事，在無名的黑夜裡，點燃一盞未必能被後人看清、卻必須為自己點亮的漁火。

那光雖弱，卻足以讓我們在茫茫大水上，認出自己漂泊的座標，找到前行的方向。

# 與再見說再見
## ——讀《揮手之後還會再見嗎》有感

**中學組季軍**

勞校中學　黃汶希

在人自降生之日起，生命便開啟了不可逆的倒計時。「嘀嗒——嘀嗒」，時間的指針在無聲中不停運轉，從不會為任何人駐足片刻。因此，我時常告誡自己，要珍藏生命中的每一個瞬間，不讓光陰虛度。

暑假裡，偶然讀到水月的散文集《揮手之後還會再見嗎》。翻開書頁，仿佛走進了作者的人生軌跡，那些關於親情、愛情與生命的感悟，字字句句都叩擊着心靈。雖說世間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再親密的人也難以完全走進彼此的內心，但這本書卻像一面鏡子，讓我看清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所思所感。每一段文字都與我的靈魂產生強烈共鳴，猶如一場跨越紙頁的對話。

書中第一篇同名文章，讓「再見」二字在我心中有了全新的重量。這篇獻給母親的文字，描繪了一個令人心碎的場景：母親的好友雯姨如往常般打電話赴約，電話那端卻再也傳不來熟悉的聲音。合上書頁，我不禁思忖，若換作是我面對至親的突然離去，恐怕很難如作者般平靜坦

然。世事無常，我們永遠無法預知，約定是否能趕在離別之前兌現；或許有些人，一旦轉身，就再也等不到說再見的那天。正如書名所傳達的深意——世間萬物，許多告別看似輕輕鬆鬆，實則可能是永遠的缺席。

「再見」二字，既承載着重逢的期盼，也可能藏着訣別的無奈。我們總習慣在分別時說「再見」，以為這是未完待續的許諾，卻忽略了人生本就充滿變數。有些再見，是明日可期的約定；有些再見，卻是來不及告訴的永別。那些口頭的許諾，在生命的無常面前，有時顯得如此蒼白。

雖說揮手之後是否能再見難以定論，但我篤信，時間一旦被揮霍，便再也無法挽回。某個瞬間發生的故事，無論多麼難忘，都不會有重來的機會。即使重現當時的場景、人物，處於其中的我們也早已不是當初的模樣。就像童年與夥伴在巷口的嬉鬧，即使故地重遊，那份純真與歡樂也無法複製。

「人生有時會給我們澆一盆冷水。揮手的時候，滿以為還有再見的那天，卻不曉得見與不見，除了我們的約定，還有人生苦短在作弄。」學會道別，大概是人生最難修滿的課題，因為我們永遠無法完全參透其中的奧秘。離別的滋味各有不同，有些是短暫的愁緒，隨着時間慢慢淡去；有些卻是刻骨的傷痛，在餘生裡反覆湧現。那些我們確定很快會重逢的人，告別時總是灑脫從容；而那些以為遲早會再見的人，有時卻成了生命中的過客。短暫的分離，尚可憑藉時間撫平傷感，數十年後，或許人影模糊，回憶褪色，疼痛也漸漸減輕。但至親的離去，卻如在心窩上劃開一道隱形的傷口，起初被麻藥掩蓋，直到某天在生活的細枝末節中再也找不到他們的痕跡，才驚覺疼痛早已深入骨髓，無藥可解。

我時常會懼怕離別的到來，害怕生命中重要的人突然消失。我深知，這是每個人都無法逃避的宿命。於是，珍惜當下便成了我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與家人吃一頓飯，與朋友聊一次天，都變得彌足珍貴。我告訴自己，不必過度憂慮未來的分別，不如好好把握此刻的相處。若真到了不得不告別的那天，或許我會因想起過往的點滴而啜泣，但我願意相信，那些離開的人並未真正消失。當思念湧上心頭時，抬頭看看天空的繁星，他們的靈魂或許會化作星光，以另一種方式與我們重逢。

人生本就是一場在未知中前行的旅程，有相聚便有離別，有歡笑也有淚水。《揮手之後還會再見嗎》這本書讓我明白，不必執着於是否能再見，重要的是認真對待每一次相遇，珍惜每一個相伴的瞬間。在時光的洪流中，好好愛身邊的人，好好體驗生命的種種滋味，便是對人生最好的回應。

# 誰在看我？
## ——從《上帝之眼》到每台智能手機

**中學組優異獎**

勞校中學　張洛宏

剛讀完李宇樑的劇作集《上帝之眼》，老實說，那種揮之不去的壓抑感非常真實，甚至讓人感到一絲寒意。這部作品雖然出版於 2008 年，在那時或許還帶有一點超前的荒誕色彩，但站在現在這個時間節點回頭看，它簡直是一部精準預言了現代人生活困境的「啟示錄」。書中對監控、審視與人性異化的描摹，正是我每天打開屏幕時，心底最隱秘的焦慮。

書名挺宏大的，叫「上帝之眼」，但在我看來，現在的「上帝」根本不在雲端俯瞰眾生，它化整為零，它正躺在課室後方手機櫃中，是那無數台正處於靜默狀態的「軟硬件橋接終端」。

每當下課鈴響，大家湧向手機櫃拿回自己的設備，表面上是重獲自由，實則是重新連回了那張無形的、全方位的監控網。在《上帝之眼》的劇作世界裡，監視或許是閉路電視的紅點，或是某個躲在暗處的窺視者；但在我的現實生活裡，這隻「眼」更加無孔不入。我特地翻看了一

下手機深層的隱私設置，才發現原來我也被無數隻「眼」盯著。這些終端設備每天都在安靜地記錄：我去過哪家便利店、在哪個短視頻停了三秒、甚至我跟朋友聊天提到某個小眾的愛好，下一秒相關的精準廣告就出現在屏幕上。

這種被數據徹底看穿的感覺，與書中描寫的那種「全景監獄」式的恐懼如出一轍。劇作中展示了一種深刻的荒謬：當人意識到自己正在被觀察時，行為就會發生變質。這讓我不由得聯想到現在的社交媒體環境。我們每發一張照片、每寫一段文字，難道不也是一種「表演」嗎？我們在意的不再是事情本身帶給自己的感受，而是那個看不見的後台演算法會如何對我們進行畫像，以及屏幕另一端那些模糊的視線會如何評判。就像書裡所暗示的那樣，當每個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活在注視下時，真實的性格就被磨平了，剩下的全是為了迎合某種系統評價而製造出來的、規格統一的「零件」。

更讓我感到悲哀的是，書中角色對於監控的掙扎往往帶有某種英雄主義的悲劇感，而我們現在的妥協卻顯得極其廉價。在安裝每一個應用程序時，面對那長達幾萬字、根本沒人會讀的隱私聲明，我們大多數時候連看都不看協議就點擊了「同意並使用服務」。這就像是一種現代式的靈魂交易：我們交出了隱私，換取幾乎所有軟件、平台甚至硬件的使用權限。

書中還探討了物質膨脹對情感的稀釋，這在數據時代有了更具體的體現。當我們習慣了通過「軟硬件橋接終端」去感知世界，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也被過濾掉了。在《上帝之眼》的冷峻視角下，都市人的孤獨是結構性的，是那種即使身處繁華，卻深知自己只是一個被觀察樣本的

孤立無援。我們現在的狀態，不也是在一邊享受著算法推薦的「熱鬧」，一邊在屏幕熄滅後感受著更深的空虛嗎？

合上這本書，我沒法像以前寫應試作文那樣，總結出什麼戰勝科技、守護隱私的宏大道理。在龐大的數據帝國面前，個人的反抗顯得微不足道。我只是覺得，在這種無處不在的「眼」底下，這部作品給了我一個停頓的契機。它提醒我，在科技把我們拆解成一串串代碼、一個個消費標籤之前，我們應當試著找回一點點對真實生活的掌控感。

或許，能意識到自己正在被觀察，能在每一次點擊「同意」前猶豫那一秒，可能已經是我們這代人在數據洪流中最後的自省了。

# 讀《小心愛》有感

**中學組優異獎**

培道中學　黃振東

合上梁淑琪《小心愛》的最後一頁，我的思緒仍沉浸在澳門街巷縫隙間流淌的綿密情感中，久久未能抽離。二零零八年由澳門日報出版社印行的這本看似輕巧的愛情故事集，每一則故事都似沉甸甸的巨石，壓在心口，宛如冬日海邊那濕冷的霧，揮之不去。

不少人將其歸為「愛情小說」，可我卻認為，它更像一部聚焦「愛的遺跡」的田野調查報告。梁淑琪的筆，宛如一位冷靜的旁觀者，以一種靜默的清醒，不刻意渲染轟轟烈烈的愛情燃燒，而是將目光聚焦於燃燒過後，灰燼所散發的微弱溫度、奇特的形狀，以及灰燼之下那尚未完全熄滅、固執燃燒的地火。

書中那篇〈十月初五街的月光〉，如同一根細針，深深刺痛著我的心。故事中的中年女子阿素，每周四傍晚都會雷打不動地前往十月初五街的一間老式茶餐廳，坐在固定的卡位，點一份一成不變的沙丹豬扒飯，搭配一杯滾燙的檸檬茶。無論風雨交加，還是晴空萬里，十年如一日，旁人只覺她是個行為怪異之人。直至某個細雨飄搖的周四，餐廳因裝修提前打烊，她撐著傘，茫然無措地站在霓虹初上的街口，宛如一隻被驟然移離巢穴的候鳥，迷失了方向。後來，從老街坊的閒談碎片中，

讀者才與敘述者一同拼湊出真相：那個卡位，是她與當年因出海捕魚而一去不返的戀人最後一次見面的地方。戀人笑著對她說：「每周四返來，我都喺呢度等你。」可他终究未能回來，阿素便代替他，將「等」的姿勢永遠地凝固在了那裡。

這並非殉情，而是一種比殉情更為安靜、堅韌的守候。阿素沒有哭天搶地，她只是將那如驚雷般震撼的思念，悄然溶解在了日常生活最平凡的儀式之中。那份沙丹豬扒飯，成了她為自己與消失的愛人舉行的、每周一次的神聖聖餐。梁淑琪描寫阿素吃飯的姿態：「她吃得很慢，很仔細，彷彿不是在咀嚼食物，而是在反芻一幀幀泛黃的畫面。偶爾抬頭望向對面空著的座位，眼神不是悲傷，而是一種深邃的平靜，像望進了時間的河流裡，與某個定格的影子默默對望。」這種「平靜」，比任何嚎哭都更具力量，它讓我深刻地領悟到，愛的最高形式，或許並非佔有，甚至不是長久的相伴，而是將一個人的離開，悄然吸收進自己的生命節奏裡，成為一種如同呼吸般自然的習慣，一種無須言說的紀念。

這便是《小心愛》書名所蘊含的深意吧。它告誡我們要「小心」地愛，這並非源於怯懦或算計，而是因為真正深刻的情感，本身就是一件既易碎又永恆的瓷器。它需要我們用最輕柔的力道去捧著，一旦烙印在生命裡，即使關係終結，那痕跡也永不會消褪，會成為我們體溫的一部分，成為我們看待世界的光譜。書中另一個短章〈電話亭〉裡，女子每年除夕夜都會前往一個即將拆除的公共電話亭，撥打一個早已是空號的電話號碼，對著忙音，輕聲說一句：「新年快樂。」僅僅一分鐘，卻是一年僅有一次的、與往事最鄭重的接駁。這是何等「小心」的儀式啊！小心到不驚動任何人，不索求任何回應，只是為了完成自己內心那座關於「告別」的建築的最後一塊磚。

讀著這些故事，我不禁聯想到澳門這座城市本身所散發的獨特氣質——中西文化在此交匯，歷史如層層疊疊的書頁。大三巴牌坊是教堂焚毀後屹立不倒的立面，它本身不就是一種「愛的遺跡」嗎？曾經的虔誠與榮光，化作了如今供人瞻仰的、淒美而堅固的殘缺。《小心愛》裡的愛情，充滿了這種「大三巴美學」：故事的主角們，大多守護著一份在旁人看來已然「廢墟化」的情感，但對他們而言，那廢墟的每一道裂痕，每一片斑駁，都是愛曾經完整存在過的勳章，是獨屬於他們的精神遺址。

梁淑琪的文字，宛如澳門老街的碎石路，質樸而硌腳，每一步走上去都能聽到真實的回響。她不濫用抒情，節制得恰似一位古典詩人。正是這種節制，讓情感在壓抑中積蓄了更大的張力，如同被堤壩攔住的潮水，反而能讓人聽見它內部更為澎湃的轟鳴。

這本書讓我重新審視「愛」與「時間」的微妙關係。在這個追求即時滿足、情感也被「快餐化」的時代，《小心愛》裡的人物，卻以一種近乎古典的笨拙，踐行著一種「緩慢的忠誠」。他們的愛，不在於當下的熱烈擁有，而在於時間洪流沖刷過後，那些沉澱下來的、如金砂般的習慣與記憶。愛過，便成為了一生的地貌。

合上書，我走到窗邊，凝視著夜色中燈火璀璨的城市。每一盞燈下，或許都藏著一個「阿素」，在用自己無人知曉的方式，默默守護著一座無字的碑。《小心愛》給予我的，不是關於愛的甜蜜幻夢，而是一份深沉的慰藉：它讓我相信，在這個善變的世界裡，依然有人用盡一生的耐心，去證明某些東西，可以比生命更長久。這不是悲劇，而是一種將愛昇華為信仰的、靜默的壯烈。

我們都應學著，如此「小心」地去愛。因為只有最小心的珍視，才能對抗時間最大的無情。而那在小心呵護中留下的，即使只是灰燼，也飽含著火焰全部的尊嚴與溫度，熠熠生輝。

# 喧中之靜
## ——讀《海棠花館信札》有感

**中學組優異獎**

勞校中學　徐芷瀅

讀《海棠花館信札》，不像是在讀書，倒像是在澳門的一條舊街巷裡，輕輕推開了一扇半掩的木門。腦海中總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一間局促的小屋，窗外或許是市井的熙攘，窗內卻有一張斑駁的書桌。桌上鋪著宣紙、鐵筆和印泥，一位老先生正低著頭，在方寸大小的石章上，一刀一刀地安頓著自己的歲月。他，就是這本書的作者——余菊庵。

書裡沒有跌宕起伏的劇情，只有一封封寫給友人的家常書信。初讀覺平淡，細讀才恍然大悟，這位在澳門藝壇舉足輕重的「余君」，在信中竟是如此親切。他會為了一個字的筆法與友人反覆推敲，也會像個孩子般，在信中雀躍地分享剛刻好一方滿意印章的喜悅。信裡談的，有讀書寫詩的雅趣，也有柴米油鹽的瑣碎。讀著讀著，我彷彿不是在面對一位遙不可及的大藝術家，而是在聆聽一位有點嘮叨、卻無比溫暖的鄰家長輩，在午後的陽光下絮絮家常。

最讓我觸動的，是信紙背後透出的那份淡然。余老先生的生活並不

富裕，經歷過動盪與困頓，但在這些泛黃的信箋裡，我幾乎讀不到一聲抱怨。他把日子的艱辛，都化作了對寫字、畫畫、刻印的熱愛。彷彿只要手中有筆、案上有石，外界的風雨便與他無關，那份對藝術的癡心，成了他抵禦生活粗糙最堅硬的盾牌。

讀到這裡，我不禁臉紅。回想起前些日子，我正為了攻克一元一次方程而焦頭爛額。那道含分母的方程題就像隻攔路虎，擋在我面前張牙舞爪。我去分母、移項、合併同類項，草稿紙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算式，可算出的答案總是不對。那一刻，煩躁像野草般瘋長，我盯著題目，憤怒地把筆重重摔在桌上，滿腦子只想著兩個字：放棄。

就在那一瞬間，我瞥見了手邊這本《海棠花館信札》。我想像著余菊庵先生，在那個比我現在更艱難、更兵荒馬亂的年代，依然能守著一張書桌，在微弱的燈光下凝神運刀。他面對生活的巨石都能泰然自若，我不過是被一道數學題絆住了腳，竟就如此輕言放棄？兩相對照，那一刻的煩躁顯得如此蒼白與矯情。

合上書，我對「堅持」二字有了不一樣的體悟。以前我覺得堅持是咬緊牙關的苦撐，但在余菊庵身上，我看見了一種更高級的堅持——那是一種沉浸其中的「靜氣」。它不是為了做給誰看，而是即使無人喝采，也要對得起自己手中的筆、眼前的紙。

我重新拾起那支被我摔落的筆，深吸一口氣，讓心跳隨著呼吸慢下來。這一次，我不再急於求成，而是學著余先生治印般的細緻，逐字核對每一個計算步驟。終於，我發現了癥結所在——原來是去分母時漏乘了常數項。當正確答案躍然紙上那一刻，解開的不只是題目，更是我心頭的浮躁。

感謝這本《海棠花館信札》，它讓我在解題的空隙裡，學會了如何在喧囂中修得一份靜氣。

# 讀穆欣欣《小城大夢 - 寫給孩子們的澳門故事》有感

**中學組優異獎**

勞校中學　王珈詠

望向窗外，「小城」二字顯得有些朦朧。作為一個在澳門這座城市出生、成長的十七歲學生，這本書帶給我的，不是新鮮的知識，而是一種近乎震撼的「重新發現」。

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導澳門是「蓮花寶地」，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這些形容詞像標籤一樣貼滿旅遊雜誌和小學的常識書，卻從未真正觸動我。直到讀到《小城大夢》中那些看似破碎的描寫，就像小女孩在涼茶舖尋找秘密，我才意識到：原來所謂的「文化」，從來不是博物館裡的展品，它就活生生地在我們的日常呼吸裡，只是我們習以為常，甚至急於逃避。

書中最打動我的，是一種「小」與「大」的辯證。我們常抱怨澳門太小——這座面積僅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小到彷彿裝不下青春的理想，我想讀的專業是新能源，卻不知道澳門這座「小城」在我畢業後往這方面發展沒有。我們嚮往著北上廣的繁華，羨慕著廣闊天地。澳門，

在我許多同齡人眼中，有時更像一個溫馨卻也偏促的搖籃。但穆欣欣卻在這「小」之中，看到了深邃的「大」。她筆下的「大夢」，不是要我們拋棄這座小城去遠方追尋，而是教我們如何在這方寸之地，挖掘出屬於自己的精神礦藏。

這本書是一部短篇小說集，是寫給孩子們的故事集。其中，像《怪夢回收箱》裡涼茶舖的奇遇，《尋找獨角獸》中的城市探險，都讓我格外感興趣，讓我從不一樣的角度審視這片我以為自己十分熟悉的土地。

我對書中關於身份認同的思考感觸尤深。我這代人，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成長，習慣了繁體字與簡體字並存，聽慣了粵語、普通話，葡語單詞在街道上交錯。有時，我會困惑：我的文化底色到底是什麼？是清明節去孝思墳追遠，還是聖誕節到議事亭前地感受節日氛圍？穆欣欣沒有給出非此即彼的答案。她通過文字告訴我，我們的身份無需刻意切割或定義，它融合了本地與外來的文化，最終成就了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風味。這種融合本身，就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也是我們夢想的起點。

我們不必羞於承認這座城市的「小」，反而應在這個「小」中，鍛造出更堅韌、更具創造力的「大夢」。澳門的「小」，剛好讓我們更深地連接著祖國遼闊的「大」，並成為祖國獨特的一部分。

《小城大夢》這本書，為我打開了一扇門，讓我看見，作為一個澳門青年，我的根就在腳下這片土地裡。而我的夢，無論將來飛向多遠的天空，都將帶著這片土地賦予我的獨特色彩與力量。

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是這本書未來的作者。

# 在迷茫的年紀，抓住內心的光

**中學組優異獎**

勞校中學　李楓淇

我讀完鄭汶高先生的《茫茫人生路》這本書後，心中好像被什麼沉重而又明亮的東西所填滿了。作為一個在澳門讀高二的學生，我正處於這樣的一個階段：對未來萬般遐想，但腳下的路卻看不清晰；想要獨立，卻常常不知從何開始。而這本書，就像一道從縫隙中照進我迷茫生活的光，讓我看見，原來真正的路，不是用眼睛找的，而是靠雙腳走出來的。

書中最讓我為之動容的，莫過於主人公在失去視覺後那種「重新學習世界」的過程。他必須通過雙手去觸摸形狀，用耳朵去判斷方向，憑藉記憶去構建腦海中的地圖。每一步都充滿未知，每一次跌倒都要靠自己爬起來。這讓我聯想到我的高二生活——表面上，我按部就班地上課、考試，但實際上，我也在「重新學習」：學習如何正確地去分配時間、如何去面對學業壓力、如何在興趣與學業之間找到平衡。然而，我也經歷了一次次的「試錯」，有時覺得茫然，有時感到無力，就像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而書中的他告訴我：黑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停在黑暗裏不再前進。

主人公的堅持，並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英雄故事，而是一種「日常

的勇氣」。他學會獨立出門，掌握一門技能，他在挫折過後依然選擇向前……這些瞬間看似微小，卻細碎地拼湊出了一條扎實的人生路。這讓我不禁開始反思自己：我常常渴望一個「宏大的人生目標」，卻忽略了眼前那些可以把握的「小事」。就比如是否能認真完成一次報告？是否能勇敢參加一次競選？是否能在失敗後願意再來一次？這些，其實都是我逐漸「走出迷茫」的第一步。

作為在澳門成長的學生，我在這本書裏還讀到了一種「本土的堅韌」。澳門作為一座小城市，卻有著複雜的歷史與多元的文化。書中的主人公，就像這座城市一樣，在限制中尋找可能，在挑戰中活出自己。我們這一代青年，站在中西交融的土壤上，既要傳承文化，又要面向世界，有時也會感到身份上的模糊與拉扯。但《茫茫人生路》卻暗示我：真正的身份，不是被賦予的，而是在前行中不斷構造的。就像主人公，他不是因為「失明」而被定義，而是因為「如何生活」而被看見。

讀完這本書後，我對「光明」有了全新的理解。光明不一定來自外界——比如一次考試的成功、別人的認可，或是某個明確的未來藍圖。真正的光明，或許來自內心：對熱愛之事的堅持、對困境的坦然、對自己生活節奏的信任。主人公在絕對的黑暗裏，反而活出了最清晰的生命軌跡。這讓我意識到，也許我不必急於在十七歲就「看清一切」，而是可以學會在行走中感受方向，在嘗試中認識自己。

《茫茫人生路》是一本寫給所有在成長中感到「茫茫」的人的書。它沒有給出標準答案，卻給了我一種走路的姿態。作為一名高二的學生，我正站在青春的路口，前有高三的壓力，後有童年的遠去。但我可以像書中的主人公一樣，即使看不清遠方，也不停下腳步——因為路，終究是靠自己的雙腳走出來的；光，終究是從自己堅定的內心亮起來的。

# 標點裏的人生

**中學組優異獎**

勞校中學　黃致晧

人這一生，到底得到了甚麼，又失去了甚麼？縱觀古今，有的人一生樸實無華，有的卻留芳千古，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我試圖回首過往，遨遊在那片海洋，試圖從那片回憶的汪洋中找到那份答案，結果卻不盡人意。因此這個疑問在我腦海扎根，發芽，揮之不去，也困擾了我許久，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那本叫作《標點人生》的書出現在我的視線裏。

一場機緣巧合之下，讓我對那本書略有了解，也來了興趣。我翻開了它，走進這本書的世界，沉醉到無法自拔，律律有味。每當我在深夜時，總是會想起那本書的情節，那是一個用標點符號連接的人生，主角在四十歲時辭去了穩定的工作，但因收入驟減而陷入苦惱。他破而後立，在澳門松山上晨跑，從中悟到了停頓是為了更好地出發，於是下定決心一邊兼職一邊寫作，重拾對創作的熱情。這便是「逗號」的故事，令我深有感觸，字字叩我心門。回想起來，我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測驗後成績不如意，我也會陷入迷茫和焦慮中，一次又一次深夜的掙扎和旁人的質疑，曾讓我一度想放棄，但這故事讓我明白了，成功的道路不只有

一條，條條大路通羅馬，成功也不會一帆風順，往往都伴隨著阻礙與挫折，而那些停下來的瞬間，則是靜下心沉淀和突破的良機。

書中所寫的句號也不僅僅是簡單的收尾，作者憶起往昔，那段與外婆相處的時光，雖都是一些瑣碎的事，一樁樁、一件件只是再平常不過的小事，外婆的人生也平淡無奇，反而是這種平淡格外不同。外婆撒手人寰之後，桌上還有未縫好的布偶，這一刻作者才懂得，盡管外婆已經離世，但那也並非真正的消失，她用另一種方式，陪伴在家人的身邊，把愛藏在家人往後的時光。同時，我也懂得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的道理，時光轉眼即逝，一去不返，我已是高一學生，已經為我的小學和初中階段畫上句號，同時又是新的起點。假以時日，我也必將為我的人生畫上句號，但曾經那些精彩的時光，那些曇花一現的一剎芳華，便是人生意義。

我從想像的空間步出後，已然不知流逝了多少時光，書中的每一個情節，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映照著現實的我，那個最真實的我。回到最初的疑問，我們這一生患得患失，得到了甚麼，失去了甚麼？我想我已經在書中找到答案了。而人生的標點不只一個，就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那條路，通往成功的道路永遠不只一條。我們會在問號裏自我質問，在句號中迎來結束，在逗號中暫停和過渡。它們連在一起就構成了獨屬一人的人生，每個人都會在自己的人生中活出不同的模樣和不一樣的風景，活出了意義，最後為人生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 誦詩繪城
## ——讀《古詩詞中的澳門》懷感

小學組冠軍

鏡平學校　王靖皓

在我的常識課本裏，澳門只是中國地圖上的一個小圓點，在世界地圖上就更不起眼了。直到走進中央圖書館澳門資料室，讀到澳門大學鄧駿捷老師的《古詩詞中的澳門》，我才發現這個看似小小的圓點，蘊藏著許多精彩的故事。鄧老師的著作解讀淺顯深刻，易懂好讀，我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安靜地看得入迷。書中更為每首詩配備精美插畫，讀詩之餘，還能看到詩人筆下獨特的風景。

### 澳門之詩

《古詩詞中的澳門》收錄的五十二首詩詞作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濠鏡風貌」，寫了詩人眼中澳門的風光；第二部分為「中西景致」，展開中西文化共存相互交流的場景；第三部分為「人事滄桑」，展示澳門明清時期的歷史事件。

書裡的詩人我好多都沒認識呢，像文學家湯顯祖、屈大均；畫家吳歷；維新派思想家鄭觀應；官員張汝霖等，他們的時代和身份各不相同，有的在澳門停留過，有的來這裡遊歷過，他們都用筆寫出了澳門詩歌的模樣。

## 澳門之名

音樂課上，老師教我們唱《七子之歌》「你可知 Macau 不知我真姓」——在證件上有我們的真姓——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而鄧老師的書，還讓我知曉澳門有好多古稱，湯顯祖時的「香山嶴」、陳衍虞時的「濠鏡澳」等，我還知道氹仔以前叫「雞頸」和「龍環嶼」，路環原名「過路環」。 這些古樸的名字，讓我對這本書越發感興趣，越讀越起勁兒。

## 澳門之城

每天，我上學路上必經過的觀音堂，在古詩中是「巍峨寺宇肅清陰，欲乞靈芝路可尋。」的詩意古剎。原來我平時聽到的寺廟聲音已經響徹了三百多年。

每到假期，我有空會去學校旁邊的望廈山，清朝大臣誇它是俯瞰夜景的好地方「望洋臨絕頂，千樹燭繽紛。萬里歸帆近，燈花艷紫氛」原來我與兩百多年前的古人站在同一山巔，看過同樣的漁船與燈火。

每年園遊會我都和家人去到青洲坊，明清詩人畫家遊歷的時候，它是一座清幽宜人的小島「一髮青洲斷海中，四圍蒼翠有涼風。」原來我留下好多開心回憶的地方，以前不是陸地，是河島呢。

## 澳門之情

上學的路線、生活的足跡、玩耍的地方，到處都有詩意和歷史的味道。手捧鄧老師的著作，跟隨詩人的腳步，走在平時再普通不過的路上，才發現每一寸土地都鑲嵌著詩人的履痕。

念唱一首首詩歌，品讀一組組詩句，賞析一個個詩意，讀完這本書，我在澳門電子地圖上勾勒我平時走的路和詩裡寫的地方，這才發現，我畫的不只是我的生活，還是澳門往昔的城市風景線。

著作在手上，歷史在身邊，詩歌在口中，家國在心底。誦詩讀史，閱人繪城，那個被課本地圖簡化為「小圓點」的地方，是古詩詞中的澳門，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更是和我血脈相連的沃土。古今記憶，你我同地，熱愛這座城，守護這個家。

# 讀《小城 M 大調》有感：在時光的留聲機裏，聽見澳門的兩種節奏

小學組亞軍

聖若瑟教區中學　黃樂曈

翻開楊穎虹女士的《小城 M 大調》，我彷彿打開了一部時光留聲機。它不只是一本書，更像一把精緻的鑰匙，輕輕轉動，便開啟了通往昔日的澳門的門扉，也走進了媽媽記憶深處的小城。

我最喜歡和媽媽一起讀這本書，每一次翻開，媽媽便會同時打開家裏的舊相冊，指着泛黃的照片對我說：「你看，這就是媽媽小時候玩耍的地方。」書裏寫到的龍環葡韻，原來曾有一片叫做「星星公園」的濕地。媽媽說，那是她兒時的樂園，夏夜螢火蟲像跌落的星星在草叢間閃爍，黑面琵鷺安然棲息。聽着她的描述，我既嚮往又惋惜，這樣的畫面，在今天的澳門已難再見。

有時候，我感到淡淡的失落。現在的澳門繁華明亮，高樓處處、生活便捷，而媽媽提及的，從前那種巷弄間的熱鬧、鄰里互相問候的溫情，已漸漸淡去。閱讀着書本，我不禁思考：在時代發展的腳步中，我們是否也遺落了一些寶貴的東西？

媽媽卻溫柔地說：「這就是成長。」但她告訴我，我們仍可以藉由閱讀、聽故事、看照片，將這些美好收藏下來。書名中的「M」，既是 Macau 的縮寫，也是音樂中的「M 大調」。我想，這或許正是作者的深意，無論歲月如何變遷，這座城市始終保有自己的節奏。

如今，我和媽媽走在澳門的街道上，她常會停下腳步，指着某個角落說：「這裏以前是……」然後，一段往事便輕輕展開。我感覺自己彷彿擁有兩雙眼睛，一雙看見今日車水馬龍的澳門，另一雙卻透過書頁與媽媽的回憶，望見昔日樸素而溫暖的小城。我希望，將來我也能像楊穎虹女士一樣，用文字為現在的澳門錄下一段旋律。讓未來的孩子，也能聽見在這座小城交織的兩重節奏。

# 《小城 M 大調》：寫給澳門老街的溫柔情書

**小學組季軍**

新華學校　林賢斐

澳門的老街像一條藏滿故事的絲帶，議事亭前地的石板路被歲月打磨得溫潤發亮，兩旁葡式建築的牆上，翠綠的藤蔓靜靜攀爬。讀完楊穎虹老師的《小城 M 大調》，我總會想起那些和媽媽漫步老街的午後時光。那些平凡而溫暖的點滴，就像葡撻上輕灑的糖霜，或是含在口中的棒棒糖，甜意絲絲，浸入心底。

《小城 M 大調》裡寫盡了小城日常的溫情與純真童趣，書中巷弄間的笑語、店舖裡的人情，讓我忍不住想起自己和媽媽在老街走過的日子——原來書裡描繪的美好，一直就在我身邊流淌。

作者說，小城的溫度藏在街角小店中。這讓我想起上個月那個閒適的週末午後，媽媽帶我去議事亭前地買魚蛋的情景。才剛走近街口，濃郁的咖喱香便混著隔壁雜貨舖飄來的甜味撲面而來，正如書中所寫的那般，滿滿都是生活的煙火氣。賣魚蛋的阿婆身穿淺藍衣裳，繫著紅布圍裙，手裡竹簽飛快穿梭，鍋中金黃的魚蛋隨著滾燙的湯汁咕嚕冒泡，那情景簡直與書中〈魚蛋舖的約定〉一章如出一轍。我踮起腳朝攤位喊：「阿婆，要兩串魚蛋，多些咖喱汁！」阿婆笑瞇瞇地點點頭，遞來魚蛋

時，還特意從櫃子裡取出一支草莓味的棒棒糖，溫聲說：「細路，慢慢食，好甜㗎。」魚蛋彈牙，咖喱香濃，棒棒糖的清甜隨後在舌尖化開——就像書中那些老街店主的善意，總在細微處給予人不經意的溫暖。

暮色漸垂，老街的燈一盞盞亮起。《小城 M 大調》裡那座小城，處處流淌著愛與溫情；而我身處的澳門老街，也藏著同樣美好的風景——藏在阿婆多送的那支棒棒糖裡，藏在書頁與記憶交疊的暖意之中。這份流淌於文字與現實之間的溫柔，讓我深深愛上這座小城，也更懂得珍惜其中每一份，平凡卻閃閃發光的人情。

# 《迷魂》讀後感：在熟悉的街道上，看見不一樣的世界

小學組優異獎

聖若瑟教區中學　麥以欣

《迷魂》是作家鄧曉炯筆下一部引人入勝的懸疑故事。它以主角的靈魂穿越為引入，帶我們回到一六二二年那場驚心動魄的葡荷澳門戰役之中，展開一段追尋歷史真相的冒險。

故事中出現的場景，對我來說再熟悉不過：莊嚴古樸的媽閣廟、歷經風霜的大三巴牌坊，還有體育館旁那噴着水花的噴水池……這些都是我每日上學、與家人散步時常常經過的地方。正因為故事就發生在我生活的城市，我閱讀時格外有代入感，彷彿書中的角色就在我身邊奔跑、探險，而我也成了他們之中的一員。

作者巧妙地把這些看似平凡的地方，描繪得充滿秘密與張力。一條普通的斜巷、一間安靜的小店，甚至一盞昏黃的路燈，在故事裏都彷彿藏着未解的故事。讀着讀着，我不僅為劇情緊張，也開始想像：如果是我走在這些地方，會不會也發現不尋常的細節？會不會也有勇氣去追查真相？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坐在爸爸的車裏經過瘋堂斜巷。夜色中，街道安靜得有些異樣，我忽然想起《迷魂》裏的情節，心跳不禁微微加快。回到家寫作業時，窗外傳來細微聲響，我也忍不住分神猜想：這會不會是故事裏的某個線索？這本書，就這樣為我熟悉的日常，悄悄加上了一層故事的「濾鏡」。

從前，我總覺得每天走的路、看到的建築，不過是平凡無奇的風景。但《迷魂》讓我學會用「故事的眼光」去看世界，每一條巷弄、每一棟老屋，似乎都隱藏着一段往事、一份情感。這本書教會我，只要保持好奇心與觀察力，平凡的生活處處都能發現精彩，甚至自己也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迷魂》不只是一本有趣的書，更是一場發生在身邊的奇妙旅程。它讓我明白，閱讀，能讓我們在熟悉的地方，看見從未發現的風景。

# 《神秘的包裹 4》教會我的事

**小學組優異獎**

新華學校　呂月詠

《神秘的包裹 4：黑盒之謎》是一本結合推理情節與社會關懷的澳門原創作品。書中以緊湊的調查過程為主線，同時引導讀者關注亞斯伯格症融合生的成長與相處議題，讓我在閱讀時不僅享受到解謎的樂趣，更獲得了深刻的啟發。

故事從光年速遞公司的資料洩露事件展開，老闆博士派出機器人閃閃與電尾組成調查小組。電尾昏迷前看見黑盒上出現的神秘圖案，竟與他手套上的標誌相同，使案件更顯撲朔迷離。隨著調查推進，實習生天天的可疑行為逐漸浮現，令我一路緊跟線索、反覆推敲圖案背後的意義，閱讀過程充滿懸念與投入。

然而，比情節更打動我的，是故事背後傳達的理解與接納。透過劇情與書中導讀，我認識到亞斯伯格症作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的一種，這些孩子在社交互動與情緒表達上或許有所不同，但往往也擁有獨特的思維方式與高度專注的優點。只要周圍的人願意耐心引導、清晰溝通，給予真正的尊重與空間，他們同樣能夠發揮所長，甚至展現非凡的才能。

合上書本，我不禁反思起自己在學校的日常。當身邊同學的言行與

自己不同時，我是否也曾不自覺地帶上偏見？這本書輕輕提醒我，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節奏與亮點，真正的關懷不是試圖改變對方，而是學會理解、接納，並在需要時給予支持。

《神秘的包裹 4》不只是一本推理小說，更是一堂關於尊重、平等與包容的課。它讓我真切體會到：多一份理解，世界就多一份溫度；而每一份差異的背後，都可能藏著值得被看見的光。

# 愛的模樣
## ——讀《我和阿嫲的小故事》有感

小學組優異獎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黃庭萱

《我和阿嫲的小故事》一書，細膩地記錄了作者與阿嫲之間溫暖而難忘的相處點滴。自作者有記憶以來，阿嫲便始終守護在她身旁，悉心照料她的日常起居。那些看似平凡的瑣碎小事，填滿了作者的整個童年，讀來既生動有趣，又洋溢著濃濃的親情。

書中描繪了許多令人會心一笑的情節：等校巴時，作者嚷著阿嫲買新筆；農曆新年，阿嫲喜歡拿起家裡的電話一起合影留念。這些片段樸實而真摯，讓人不禁跟著微笑，也深深感受到流淌在日常之中的愛。

阿嫲如同作者的守護天使，總以溫柔的陪伴照亮她的童年。但在作者筆下，我也看見了這位天使脆弱的一面：她曾在夜裡做惡夢，喃喃自語：「快跑！有老虎！」後來作者才明白，那是阿嫲早年上山工作遇虎的恐懼記憶。還有一次，作者對阿嫲說了傷人的話，阿嫲悄悄地哭了。

作者與阿嫲相伴的日子，幾乎構成了她童年的全部。正因為有阿嫲，那段歲月充滿了愛與歡樂。記得吃飯無聊時，作者總愛站上椅子，

手舞足蹈地唱著《愛人跟人走》，阿嫲便會捏捏她。後來，阿嫲坐上了輪椅，常常悶悶不樂，作者就在她身邊扭屁股，只為逗她一笑。如今，阿嫲終於能卸下一生的辛勞與傷痛。「我永遠懷念那個帶給我快樂的阿嫲。」作者如此寫道。

書中的溫馨片段，也讓我不禁想起自己的阿嫲……那些唸叨「穿暖一點、別餓著」的話語，如今回想起來，全都是愛的模樣。記得有一次我跑步跌倒，阿嫲急忙為我揉腿上藥，那份焦急與心疼，讓我早已忘記了疼痛。

這本書讓我更加珍惜與阿嫲相處的每一個平凡時刻，也讓我體悟到：最深厚的愛，往往藏在看似尋常的叮嚀、陪伴與回憶之中，靜靜地、溫柔地流淌一生。

# 《生日快樂》讀後感

**小學組優異獎**

聖家學校　關灝盈

今天是我表哥的生日，看到外婆忙前忙後地為他準備生日派對，令我想起一篇我讀過關於「生日」的文章—《生日快樂》，這篇文章的作者是鄒家禮先生。它令我重新明白生日的真正意義和甚麼才是生日的快樂。

這篇故事中的主人公和我一樣是一名小學生，他從一開始就滿心期待自己的生日能像同學的那樣慶祝和收到各式各樣的生日禮物，然後失落地看到爸爸、媽媽並沒有為自己準備所期待的生日會而偷偷落淚，到最後因家人的說話和行為令他明白生日的真正意義和快樂。文中的一句話令我的印象特別深刻，就是奶奶對主人公說的那一句「傻孩子，生日的意義是讓你知道自己在哪一天出生，讓你感謝媽媽十月懷胎把你生出來，不一定要大肆慶祝，更不是為了收到很多禮物啊！」這句話令我記起過去兩年的生日，我總是提前對媽媽要求要甚麼場地慶祝、要怎樣的生日佈置、要訂甚麼食物、要怎樣的生日蛋糕和準備怎樣的禮物等諸多要求。還記得媽媽那時在辛苦工作回家後，除了要輔導我們的功課和温習測驗外，還要抽時間為我的生日要求尋找資料和與商家聯系，盡心盡力地為我準備生日派對，真是累透了！到了派對當天又要提前到場地佈

置和打點，派對開始又要招呼親朋戚友，根本沒有時間休息和吃東西，還要在派對結束後收拾乾淨場地。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感到十分內疚和慚愧，更令我體會到媽媽不但十月懷胎生我出來時辛苦，每年的這一天她也很辛苦。這時，我明白到沒有大肆的慶祝並不代表父母不重視我的生日，也不代表我的生日會不快樂。

讀了這篇文章讓我深深明白到生日只要和家人一起度過，一桌簡單的飯菜和一份簡單的禮物也可以是家人精心準備的。生日不只是屬於自己的節日，更是感謝媽媽的節日。以後我的生日不會再吵着要昂貴的禮物和要在甚麼地方慶祝，而先要跟媽媽說聲謝謝，和家人一起吃一頓簡單的生日飯，這樣的温暖才是生日最好的禮物，才是真正的生日快樂！

# 那片雀仔園，那份情

小學組優異獎

新華學校　江誠睿

作為土生土長的澳門少年，我對雀仔園、大三巴牌坊這些街巷地標早已熟稔，卻從未真正讀懂藏在磚瓦間的家鄉故事。直到翻開楊穎虹所著的《雀仔園的雀仔》，這場以尋寶為線索的旅程，讓我透過文字觸摸到澳門的歷史温度，也讀懂了家鄉中西交融的文化底色，心中的歸屬感愈發濃烈。

書中最吸引我的，是將澳門的風土人情與歷史故事藏在童趣的尋寶之旅中。主人公君毅和夥伴們穿梭在雀仔園福德祠、東望洋炮台的街巷間，探尋外公留下的「寶藏」，也解鎖了澳門的民俗與過往、土地誕的熱鬧慶典、中葡少年跨越時光的真摯友誼，還有那象徵着奮鬥與堅守的澳門天梯，一個個鮮活的细節既陌生又親切，讓我彷佛跟着他們重走了一遍熟悉的街巷，發現了那些被我忽略的家鄉美好。

合上書頁，書中的場景總能與我的生活重合，週末和同學逛雀仔園，踩着老街的石板路，看街坊們閒話家常，才懂書中所寫的市井温情，正是我日日身處的日常；學校裏，我和葡籍同學一起學習玩耍、分享澳門著名的杏仁餅和葡式蛋撻，就像書中的偉文與祖西那樣，讓不同文化在

相處中悄然相融。

我也曾爬過澳門的天梯，從前只覺得台階陡峭、攀爬費力，如今才明白，這一步步的攀登，正是一代代澳門人在狹小土地開拓、在多元文化中扎根的堅韌模樣——不畏艱辛，向陽而生。

# 超能力奇遇記

小學組優異獎

新華學校　謝宛桐

我讀了《如果我有超能力》這篇文章後，心裏出現了不少奇妙的幻想。故事裏的威威就像一個的小英雄，那天放學，他在海洋大馬路看見一條小金魚肚皮翻天，尾巴無力地拍打着水面，眼看就要變成魚乾了，威威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趕緊用小手捧着水把它救活。沒想到小金魚「噗」地一下變成了美人魚，甩着彩虹色的尾巴說：「善良的孩子，我送你三次超能力吧！」。

威威的超能力像魔法棒一樣神奇！第一次他輕輕摸了摸奶奶的眼睛，遮在她眼前的霧立刻散去了，奶奶開心極了，笑得像朵太陽花。第二次他遞給摔斷腿的「敵人」一瓶藥酒，果不其然，他第二天就能把拐杖扔在一旁了。可第三次，當他抱着一動不動的狸花貓嘻嘻，超能力卻像沒電的手電筒，怎麼也亮不起來。

威威哭着跑到海邊找美人魚，浪花拍打着礁石，像在為他嘆氣。美人魚輕聲說：「死亡不是病，治不好的。生命因為結束才珍貴。」這句話像小錘子敲在我心上，突然想起，外公生病住了很久的醫院，一直沒有痊癒，最後像一片葉子飄走了。如果我有威威的超能力，一定能把外

公的皺紋熨平，讓他陪我再吃一頓飯……想到這裏，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滾落下來。

不過！我突然一拍腦袋，想到如果消防員有滅火超能力，水槍就能噴出彩虹色的泡泡，大火見了就嚇得掉頭就跑，就不會發生香港大埔火災那樣的悲劇；警察的眼睛像掃描儀，壞人藏在哪裏都能「滴滴」報警；醫生的聽診器變成魔法喇叭，一聽就能把病毒趕跑！這個世界就再也沒有難過的事了。

合上書時，夕陽把雲朵染成了草莓味。原來真正的超能力不是會飛的魔術，不是毀天滅地的力量，而是像威威那樣，把愛心釀成甜甜的蜂蜜，分給有需要的人。我相信，只要我們擁有善良的心，本身就是會發光的小超人。